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鹽鐵論卷四

漢 桓寛 撰
明 張之象 註

園池第十三

大夫曰諸侯以國爲家其憂在内天子以八極爲境其慮在外故宇小者用菲功巨者用大是以縣官開園池總山海致利以助貢賦修溝渠立諸農廣田收盛苑囿太僕水衡少府大農歲課諸入田收之利池

籞音御之假說文曰籞禁苑也顏師古曰池籞謂於水邊作小屋落障魚鳥籞者禁苑之遮衛也本御幸者假與貧民及北邊置任田官以澹古贍字諸用猶不足今欲罷之絕其原杜其流上下俱殫音丹困乏之應也雖好省事節用如之何其可也

文學曰古者制地足以養民民足以承其上千乘去聲之國百里之地公侯伯子男各充其求澹古贍字其欲秦兼萬國之地有四海之富而意不澹古贍字非宇小而用菲者欲多而下不堪其求也賈山曰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

君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始皇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虞天下弗能供也語曰廚有腐肉國有饑民廐有肥馬路有餧音餒人孟子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今狗馬之養蟲獸之食豈特腐肉秣馬之費哉無用之官不急之作服淫侈之變無功而衣食縣官者衆是以上不足而下困乏也今不減除其本而欲澹古贍字其末設機利造田畜與百姓爭薦草與商賈音古爭市利非所

以明主德而相去聲國家也夫音夫男耕女織天下之大業也故古者分地而處之利田畝而事之是以業無不食之地國無乏作之民今縣官之多張苑囿公田池澤公家有鄣假之名而利歸權家三輔迫近於山河三輔黄圖曰三輔者謂主爵中尉及左右内史漢武帝改曰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共治長安城中是爲三輔地狹人衆四方並臻粟米薪菜不能相澹古贍字公田轉假桑榆菜菓不殖地力不盡愚以為非先帝之開苑囿池籞音御可賦歸之於民縣官租税而已假税殊名其實一也夫

音扶如是匹夫之力盡於南畝匹婦之力盡於麻枲音徙田野辟音闢麻枲音徙治則上下俱衍何困乏之有矣公孫鞅曰女事盡於內男事盡於外則入多矣呂氏春秋曰大夫不織而衣婦人不耕而食男女貿功以長生此聖人之制也故敬時愛日非老不休非疾不息非死不舍賈生曰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今驅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議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大夫默然視其丞相去聲御史

輕重第十四

御史進曰昔太公封於營丘辟音闢草萊而居焉地薄人少於是通利末之道極女紅音工之巧是以鄰國交於齊財畜貨殖世為彊國管仲相去聲桓公襲先君之業行輕重之變南服彊楚而伯音霸諸侯齊世家曰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營丘東就國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營丘邊萊萊人夷也會紂之亂而周初定未能集遠方是以與太公爭國太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齊為大國桓公之時管仲為大夫修齊國政連五家之兵設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祿賢能齊人皆說七年諸侯會桓公於甄而桓公於是始霸焉貨殖傳曰太公望封於營丘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

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繈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袵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强至於咸宣也今大夫各修太公桓管之術總一鹽鐵通山川之利而萬物殖是以縣官用饒足民不困乏本末並利上下俱足此籌計之所致非獨耕桑農業也

文學曰禮義者國之基也而權利者政之殘也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伊尹太公以百里興其君桓公以千乘去聲之齊而不能至於王其所務非也故功名隳

音灰壞而道不濟當此之時諸侯莫能以德而爭於公私故以權相傾今天下合爲一家利末惡音汙欲行淫巧惡音汙欲施大夫君以心計册通作策國用食貨志曰桑弘羊以心計顔師古曰心計不用籌筭也構諸侯參以酒榷音較咸陽孔僅增以鹽鐵江充耕谷之等各以鋒鋭言利末之事析秋毫可謂無間音間矣非特管仲設九府徼音叫山海也平準書曰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事而桑弘羊貴幸咸陽齊之大鬻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産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洛陽賈人之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食貨志曰太公爲周立九府圜法太公退又行之于齊至

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桓公遂用區區之齊合諸侯顯霸名顏師古曰周官太府玉府内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内職金職幣謂之九府皆掌財幣之官也然而國家衰耗城郭空虛故非崇仁義無以化民非力本農無以富邦也

御史曰水有猵音篇獺音塔而池魚勞國有強禦而齊民消兵略訓曰畜池魚者必去猵獺養禽獸者必去豺狼故茂林之下無豐草大塊之間無美苗叢談曰高山之巔無美木傷於多陽也大樹之下無美草傷於多陰也記曰高山浚源不出草木松栢之地其土不肥夫音扶理國之道除穢鉏音鋤豪然後百姓均平各安其宇張廷尉論定律令明法以

繩天下誅姦猾絶并兼之徒而强不凌弱衆不暴寡大夫各運籌冊通作筴達國用籠天下鹽鐵諸利以排富商大賈音古買官贖罪損有餘補不足以齊黎民是以兵革東西征伐賦歛不増而用足夫音扶損益之事賢者所覩非衆人之所知也

文學曰扁鵲撫息脉而知疾所由生陽氣盛則損之而調陰寒氣盛則損之而調陽是以氣脉調和而邪氣無所留矣扁鵲傳曰扁鵲過虢虢太子死扁鵲至虢宫門下問中庶子喜方者曰太子何病國中治穰過

於衆事中庶子曰太子病血氣不時交錯而不得泄暴發於外則為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氣邪氣畜積而不得泄是以陽緩而陰急故暴蹷而死扁鵲曰其死何如時曰鷄鳴至今曰收乎曰未也其死未能半日也言臣齊勃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鄭未嘗得望精光侍謁於前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醴灑鑱石撟引案杌毒熨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臓之輸乃割皮解肌訣脈結筋搦髓腦揲荒爪幕湔浣腸胃漱滌五藏練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生也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嬰之兒終日扁鵲仰天歎曰夫子之為方也若以管窺天以郄視文越人之為方也不待切脉望色聽聲寫形言病之所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病應見於大表不出千里決者至衆不可曲止也子以吾言爲不誠試入診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張循其兩股以至於陰

當尚溫也中庶子聞扁鵲言目眩然而不瞚舌橋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入報虢君虢君聞之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曰竊聞高義之日久矣然未嘗得拜謁於前也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偏國寡臣幸甚有先生則活無先生則棄捐填溝壑長終而不得反言未卒因噓唏服臆寃精泄横流涕長潸忽忽承映悲不能自止容貌變更扁鵲曰若太子病所謂尸蹷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繵縁中經維絡别下於三焦膀胱是以陽脉下遂陰脉上爭會氣閉而不通陰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絶而不為使上有絶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破陰絶陽之色已廢脉亂故形靜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以陰入陽支蘭藏者死凡此數事皆五藏蹷中之時暴作也良工取之拙者疑殆扁鵲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間太子蘇乃使子豹為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煑之以更熨兩脅下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夫

音扶拙醫不知脉理之腠血氣之分妄刺而無益於疾傷肌膚而已矣今欲損有餘補不足富者益富貧者益貧矣嚴法任刑欲以禁暴止姦而姦猶不止意者非扁鵲之用鍼音箴石故衆人未得其職也王符曰凡療病者必知脉之虛實氣之所結然後為之方故疾可愈而壽可長也爲國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禍之所起然後爲之禁故姦可塞而國可安也

御史曰周之建國也葢千八百諸侯其後强吞弱大兼小并爲六國六國連兵結難去聲數百年内拒敵國

外攘四夷由此觀之兵甲不休戰伐不乏軍旅外奉倉庫内實今以天下之富海内之財百郡之貢非特齊楚之畜趙魏之庫也計委量入雖急用之宜無乏絶之時顧大農等以術體躬稼則后稷之烈周紀曰周后稷名棄帝嚳之子也棄為兒時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戲好種樹麻菽麻菽美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民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棄為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棄黎民始飢爾后稷播時百穀封棄於邰號曰后稷軍四出而用不繼非天之財少也用鍼音箴石調均有無補不足亦非也上大夫君與治粟都尉管

領大農事炙刺稽滯開利百脉是以萬物流通而縣官富實當此之時四方征暴亂車甲之費克獲之賞皆澹(古贍字)大司農此皆扁鵲之力而鹽鐵之福也

文學曰邊郡山居谷處陰陽不和寒凍裂地衝風飄鹵(音魯)沙石凝積地勢無所宜(地形訓曰北方曰大冥曰寒澤北方有不釋之氷)中國天地之中陰陽之際也(地形訓曰中央四達風氣之所通雨露之所會也)日月經其南斗極出其北含衆和之氣産育庶物今去而侵邊多斥不毛寒苦之地是猶棄江臯河濱而田於嶺

坂(音反)菹(音葅)澤也轉倉廩之委飛府庫之財以給邊民中國困於繇(音遥)役邊民苦於戍(音絜)禦力耕不便種糴無桑麻之利仰中國絲絮而後衣(去聲)之皮裘蒙毛曾不足蓋形夏不失複(音復重衣也)冬不離(去聲)窟(苦骨切土室也)父子夫婦内藏於專室土圜之中中外空虚扁鵲何力而鹽鐵何福也

未通第十五

御史曰内郡人衆水泉薦草不能相澹(古贍字)地勢温

溼不宜牛馬民蹠音隻耒而耕負檐而行勞罷音疲而寡功是以百姓貧苦而衣食不足老弱負輅於路而列卿大夫或乘牛車孝武皇帝平百越以為園圃却羌胡以為苑囿是以珍怪異物充於後宮騊音陶駼音余駃音决騠音蹄實於外廐騊駼馬類也生北海駃騠駿馬也生七日而超其母匹夫莫不乘堅良而民間厭橘柚由此觀之邊郡之利亦饒矣而曰何福之有未通於計也

文學曰禹平水土定九州四方各以土地所生貢獻足

以充宫室供人主之欲膏壤萬里山川之利足以富百姓不待蠻貊之地遠方之物而用足五帝紀曰禹披九山通九澤決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職來貢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於荒服食貨志曰禹平洪水定九州制土田各因所生遠近賦入貢棐楙遷有無萬國作乂往者未伐胡越之時繇音遥賦省而民富足温衣飽食藏新食陳布帛充用牛馬成羣農夫以馬耕載而民莫不騎乘當此之時却走馬以糞老子德經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韓非子曰凡馬之所以大用者外供甲兵而內給淫奢也今有道之君外希用甲兵而內禁淫奢上不事馬於戰闘逐北而民不以馬遠淫力唯田疇積力於田疇必且糞灌故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也

許慎曰却止也糞田也止馬不以走但以田行至德之效也或曰國君無道則天下多事戎馬生於郊原國君有道則天下無事止走馬以糞田也其後師旅數音朔發戎馬不足牸音字牝入陣牸牝牛也凡獸育子曰牸牝畜母也故駒犢生於戰地六畜不育於家五穀不殖於野民不足於糟糠何橘柚之所厭傳去聲曰大軍之後累世不復老子曰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方今郡國田野有壟而不墾城郭有宇而不實邊郡何饒之有乎

御史曰古者制田百步為畝民井田而耕什而籍一

義先公而後已民臣之職也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孟子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先帝哀憐百姓之愁苦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畝率三十而稅一惰民不務田作饑寒及已固其理也其不耕而欲播不種而欲獲鹽鐵又何過乎

文學曰什一而籍民之力也豐耗美惡與民共之民饉已不獨衍民衍已不獨饉故曰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田雖三十而以頃畝出稅樂歲粒米狼戾而寡取之凶

年饑饉而必求足加之以口賦更繇音遥之役率一人之作中分其功農夫悉其所得或假貸而益之是以百姓疾耕力作而饑寒遂及已也築城者先厚其基而求其髙畜民者先厚其業而後求其澹古贍字老子曰貴必以賤爲本髙必以下爲基泰族訓曰城有基木有根根深即本固基美則上寧不益其厚而張其廣者毀不廣其基而增其髙者覆潘氏曰髙以下爲基民以食爲天正其末者端其本善其後者慎其先夫九土之宜弗任四人之務不一野有菜蔬之色民靡代耕之秩無儲畜以虞災徒望歲以自必三季之烖皆此物也論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乎

御史曰古者諸侯爭强戰國並起甲兵不休民曠於田疇什一而藉不違其職今賴陛下神靈甲兵不動久矣然則民不齊出於南畝以口率被墾田而不足空倉廩而賑貧乏侵益日甚是以愈惰而仰利縣官也食貨志曰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頻被災害貧民無産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而民不齊出南畝商賈滋衆貧者畜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筭軺車賈人之緡錢皆有差請筭如故爲斯君者亦病矣反以身勞民民猶背恩棄義而遠流亡避匿上公之事民相倣傚田

地曰蕪租賦不入抵扞縣官君雖欲足誰與之足乎

文學曰樹木數（音朔）徙則矮（音委）蟲獸徙居則壞故代馬依北風飛鳥翔故巢莫不哀其生（原道訓曰今夫徙樹者失其陰陽之性則莫不枯槁故橘樹之江北則化而為枳鴝鵒不過濟貈渡汶而死形性不易勢居不可移也伍子胥曰胡馬望北風而立越燕向日而熙誰不愛其所近悲其所思者乎韓嬰曰詩云代馬依北風飛鳥棲故巢皆不忘本之謂也）由此觀之民非利避上公之事而樂流亡也往者軍陣數（音朔）起用度不足以訾（音資）徵賦常取給見民田家又被其勞故不齊出於南畝也大抵逋流皆在大家吏正畏

憚不敢督責刻急細民細民不堪流亡逺去中家為之色出後亡者為先亡者服事錄民數創音瘡於惡吏故相去尤甚而就少愈多傳去聲曰政寛者民死之政急者父子離韓嬰曰治國者譬若乎張琴然大絃急則小絃絶矣故急轡御者非千里之御也是以田地曰荒城郭空虛夫音扶牧民之道除其所疾適其所安安而不擾使而不勞是以百姓勸業而樂公賦若此則君無賑於民民無利於上上下交議而頌聲作故取而民不厭役而民不苦靈臺之詩非或使之民自為之若

斯則君何不足之有乎（賈生曰文王志之所在意之所欲百姓不愛其死不憚其勞從之如集詩曰經始靈臺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文王有志為臺近規之民聞之者麏畟而至問業而作之日日以衆命其臺曰靈臺命其囿曰靈囿謂其沼曰靈沼愛敬之至也詩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沼於仞魚躍文王之澤下被禽獸洽于魚鼈咸若攸樂而況士民乎修文篇曰積恩為愛積愛為仁積仁為靈靈臺之所以為靈者積仁也神靈著天地之本而為萬物之始也是故文王始接民以仁而天下莫不仁焉文德之至也）

御史曰古者十五入太學與（去聲）小役二十冠（去聲）而成人與（去聲）戎事五十以上血脉溢剛曰艾壯詩曰方叔

元老克壯其猶故商師若荼周師若烏荼苦荼也烏燕烏也白項而羣飛者也鄒陽曰秦信左右而殺周用烏集而王今陛下哀憐百姓寬力役之政二十三始賦五十六而免所以輔耆壯而息老艾也丁者治其田里老者修其塘園儉力趨時無饑寒之患不治其家而訟縣官亦悖矣

文學曰十九年已下為殤音傷未成人也二十而冠去聲三十而娶可以從戎事五十已上曰艾老杖於鄉不從力役所以扶不足而息高年也曲禮曰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

室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百年曰期頤王制曰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鄉飲酒之禮耆老異饌所以優耆耄而明養老也**鄉飲酒義曰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後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後成教成教而後國可安也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故老者非肉不飽非帛不煖非杖不行**王制曰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遊可也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五十杖於家六十

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今五十已上至六十與子孫服輓輸並給徭音遙役非養老之意也古有大喪者居三年不呼其門通其孝道遂其哀戚之心也君子之所重而自盡者其惟親之喪乎王制曰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徙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從家期不從政陳忠曰夫父母於子同氣異息一體而分三年乃免於懷抱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是以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周公抱成王聽天下恩塞海內澤被四表矧惟

南面含仁保德靡不得其所春秋元命苞曰文王造之而未遂武王遂之而未成周公旦抱少主而成之故曰成王尸子曰昔者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旦踐東宮履乘石假為天子十年紫怙曰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褓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越絕書曰周公以盛德武王封周公使傅相成王成王少周公臣事之當是之時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加於無罪天下家給人足米麥茂美使人以時說之以禮上順天地澤及夷狄君道篇曰周公踐天子之位布德施惠遠而逾明十三牧方三人出舉遠方之民有飢寒而不得衣食者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以入告乎天子天子於其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意朕之政教有不得者歟何其所臨之民有飢寒不得衣食者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也其君歸也乃名其國大夫告周天子之言百姓聞之皆喜曰此誠天子也何居之深遠而見我之明也豈可欺哉故牧者所以

辟四門明四目達四聽也是以近者親之遠者安之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此之謂矣詩云夙夜基命宥密陛下富於春秋委任大臣公卿輔政政教未均故庶人議也御史默不答也

地廣第十六

大夫曰王者包含并覆普愛無私不為近重施不為遠遺恩今俱是民也俱是臣也安危勞佚不齊獨不當調耶不念彼而獨計此斯亦好議矣緣邊之民處寒苦之地距通作拒强胡之難去聲烽燧一動有没身之

累故邊民百戰而中國恬臥者以邊郡為蔽扞也詩云莫非王事而我獨勞刺不均也是以聖王懷四方獨苦興師推却胡越遠寇國安災散中國肥饒之餘以調邊境邊境强則中國安中國安則晏然無事何求而不得也

文學曰古者天子之立於天下之中縣內方不過千里諸侯列國不及不食之地禹貢至于五千里民各供其君諸侯各保其國是以百姓均調而繇(音遥)役不勞也今

推胡越數千里道路迴遠士卒勞罷音疲故邊民有刎頸之禍而中國有死亡之患此百姓所以囂囂而不默也囂囂喧也又衆多貌詩云讒口囂囂夫音扶治國之道由中及外自近者始近者親附然後來遠百姓內足然後卹外故羣臣論或欲田輪臺明主不許以為先救近務及時本業也故下詔曰當今之務在於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公卿宜承意請減除不任以佐百姓之急今中國獘落不憂務在邊境意者地廣而不耕多種而不耨費力而無功漢紀曰征

和四年搜粟都尉桑弘羊與御史大夫奏言故輪臺以東皆故國處有溉田其旁小國少錐刀貴黃鐵綿繒以可以易穀臣愚以為可遣屯田諸輪臺置校尉二人通利溝渠田一歲有積穀募民敢徙者詣田所就畜積為產業稍稍築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輔烏孫為便事上上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則欲益民賦以助邊用是困老弱孤獨也今又請田輪臺曩者朕之不明興師遠攻遣貳師將軍古者出師卿大夫與謀參以蓍龜不吉不行乃者遍召羣臣又筮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曰匈奴困敗方士占星氣太卜蓍龜皆為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失卜諸將貳師最吉朕親發貳師詔之必無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謬貳師軍敗士卒離散略盡悲痛常在朕心今有司請遠田輪臺欲起亭燧是唯益擾天下非所以憂民也朕不忍聞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務本勸農無乏武備而已由是不復出軍封丞相為富民侯而勸勸耕農自是田多墾闢而兵革休息善謀篇

曰孝武皇帝自將師伏兵於馬邑誘致單于單于既入塞道覺之奔走而去其後交兵接刃結怨連禍相攻擊十年兵凋民勞百姓空虛道殣相望槥車相屬寇盜滿山天下搖動孝武皇帝後悔之御史大夫桑弘羊請佃輪臺詔卻曰當今之務務在禁暴止擅賦今乃遠西佃非所以慰民也朕不忍聞封丞相號曰富民侯遂不復言兵事國家以寧繼嗣以定從斡安國之本謀也

詩云無田甫田維莠驕驕其斯之謂歟

大夫曰湯武之伐非好去聲用兵也

越絕書曰殷湯遭夏桀無道殘賊天下於是湯用伊尹行至聖之心見桀無道虐行故伐夏放桀而王道興躍革亂補弊移風易俗改制作新海內畢貢天下承風湯以文聖此之謂也文王死九年天下八百諸侯皆一旦會於孟津之上不言同辭

不呼自來盡知武王忠信欲從武王與之伐紂當是時比干箕子微子尚在武王賢之未敢伐也還諸侯歸二年紂賊比干囚箕子微子去之剖姙婦殘朝涉武王見賢臣已亡乃朝天下興師伐紂殺之武王未下車封比干之墓發太倉之粟以賑天下封微子於宋此武王以禮信也周宣王辟音闢國千里非貪侵也詩序曰厲王暴虐周人逐之玁狁內侵逼近京邑宣王承其難命尹吉甫伐之有功而歸嚴尤曰當周宣王時獫狁內侵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匈奴之侵譬猶蟁䖟之螫驅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所以除寇賊而安百姓也故無功之師君子不行無用之地聖王不貪先帝舉湯武之師定三垂之難去聲一面而制敵匈奴遁逃因河山以為防故

去沙石鹹(音咸)鹵(音魯)不食之地故割什(音斗)辟(音僻)之縣棄造陽之地以與胡省曲塞(音賽)據河險守要害以寬繇(音遥)役保士民(匈奴傳曰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為固漢亦棄上谷之什辟縣造陽地以與胡是歲漢之元朔二年也孟康曰縣斗辟曲近胡顔師古曰斗絕也縣之斗曲入匈奴界者其中造陽地也)由此觀之聖主用心非務廣地以勞衆而已矣

文學曰秦之用兵可謂極矣蒙恬斥境可謂遠矣(人間訓曰秦皇挾錄圖見其傳曰亡秦者胡也因發卒五十萬使蒙公楊翁子將築修城西屬流沙北擊遼水東結朝鮮中

國內郡輓車而餉之又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為五軍一軍塞鐔城之嶺一軍守九疑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監祿無以轉餉又以卒鑿渠而通糧道以與越人戰殺西嘔君譯吁宋而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為秦虜相置桀駿以為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睢伏尸流血數十萬乃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男子不得修農畝婦人不得剬麻考縷羸弱服格於道大夫箕會於衢病者不得養死者不得葬於是陳勝起於大澤奮臂大呼天下席卷而三於戲劉項興義兵隨而定若折槁振落遂失天下禍在備胡而利越也

今踰蒙恬之塞音賽立郡縣寇虜之地地彌遠而民滋勞朔方以西長安以北新郡之功外城之費不可勝音升計非徒是也司馬

唐蒙鑿西南夷之塗巴蜀𡚁於邛音笻筰音作横海征南夷樓船戍東越荆楚罷音疲於甌駱左將伐朝鮮開臨洮音姚燕齊困於穢貊張騫通殊遠納無用府庫之藏流於外國非特什音斗辟音僻之費造陽之役也漢紀曰南夷道君長有十數夜郎最大其西靡漢之屬以十數靡漢最大自靡漢以北君長以十數卬都最大自越嶲以東北君長以十數作都最大自作都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冉駹最大自冉駹以東北君長以十數白馬最大此皆巴蜀外西南夷也秦時嘗通伍尺之道於此諸國頗置長吏漢興皆棄之及大行王恢之救越也使鄱陽令唐蒙使於南越越食蒙以枸醬蒙問所從來曰從西北牂牁江江漢廣數千里出番禺城下蒙因上書曰南越地東西皆萬餘里名為外

臣實一州土今以長沙豫章往來水道絕難竊聞夜郎精兵可數十萬若從夜郎浮船下牂牁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可通夜郎道為置吏上許之乃拜蒙中郎將發巴蜀兵千餘人奉幣帛見夜郎侯喻以德意為置長吏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為道遠漢終不能有也故皆且聽命司馬相如亦言西南夷卭莋可作郡上悅之以相如為中郎將往喻意皆聽命後西南夷數反發兵興徭役費用甚多相如知其難通業已達之乃假巴蜀之論以諷上且以宣其使旨於百姓博望侯張騫者漢中人也初為郎應募使月氏時匈奴殺月氏王遂西徙故漢欲與月氏擊匈奴騫行為匈奴所得留騫十餘歲與妻有子然騫常持節不失後亡到月氏月氏未有報匈奴意騫留一歲餘乃還並南山從羌中來歸復為匈奴所得留之歲餘會單于死國內亂騫乃與其胡妻來歸漢拜為太中大夫初騫行百餘人惟騫與唐邑氏奴二人得還騫身所到大宛大月支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

國名具為上言之西域本三十六國後分為五十四國皆在匈奴之西本志曰孝武之世圖利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乃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關通西域以斷匈奴之右臂隔絶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漠北而漠南無王庭遭值文景玄默養民五世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强盛故能積羣貨覩犀象瑇瑁則開犍為朱崖七郡感蒟醬竹杖則開牂牁越嶲聞天馬蒲萄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後明珠文貝犀象翠羽之珍盈於後宮𦆭毹琪瑠蒲萄龍文魚目汗血名馬充於黄門巨象獅兕猛獸大雀之羣實於外囿殊方異物四面而至

由此觀之非人主用心好事之臣為縣官計過也

大夫曰挾管仲之知去聲者非為厮音斯役之使去聲也懷陶朱之慮者不居貧困之處韓非子曰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

曰使子有三歸之家曰臣富矣然而臣卑桓公使立於高國之上曰臣尊矣然而臣踈乃立為仲父管仲父出朱蓋青衣置鼓而歸庭有陳鼎家有三歸孔子曰良大夫也其侈偪上拾遺記曰范蠡相越日致千金家僮閑筭術者萬人收四方難得之貨盈積於越都以為器銅鐵之類積如山之阜或藏之井塹謂之寶井奇容麗色溢於閨房歷古以來未之有也

文學能言而不能行居下而訕上處貧而非富大言而不從高厲而行去聲卑誹譽訾音紫議以要平聲名采善於當世夫音扶祿不過秉握者不足以言治家不滿檐石者不足以計事儒皆貧羸衣冠不完安知國家之政縣官之事乎何什音斗辟音僻

造陽也

文學曰夫音扶賤不周知去聲貧不妨行去聲顏淵屢空不為不賢孔子不容不為不聖孔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又曰回也其庶乎屢空孔子厄於陳蔡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世不我用有國之醜也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歎曰有是哉及將以貌舉人以才進士則太公終身鼓刀而窮戚不離飯上聲牛矣王逸曰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盍往歸之至朝歌益窮困自鼓刀而屠遂西釣於渭濱文王夢得聖人於是出獵而見之遂載以歸用以為師言吾先公望子久矣因號為太公望或言周文王夢立令狐

之津太公往後嘗曰呂望汝名師文王再拜太公夢亦如此文王出田見識所夢載與俱歸以為太公也雜事篇曰甯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為商旅賃車以適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賃車者執火甚盛從者甚衆甯戚飯牛於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商歌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此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反至從者以請桓公曰賜之衣冠將見之甯戚見說桓公以合境內明日復見說桓公以為天下桓公大說將任之羣臣爭之曰客衛人去齊五百里不遠不若使人問之固賢人也任之未晚也桓公曰不然問之恐其有小惡忘人之大美此人主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且人固難全權用其長者遂舉大用之而授之以為卿當此舉也桓公得之矣所以霸也

古之君子守道以立名修身以俟時不以窮變節不以賤易志

註言曰古之存已者樂德而忘賤故

名不動志樂道而忘貧故利不動心繆稱訓曰天下有至貴而非勢位也有至富而非金玉也惟仁之處惟義之行臨財不苟見利反義不義而富無名而貴仁者不為也孫卿曰古之賢人食則饘粥不足衣則短褐不完然而非禮不進非義不受故曾參閔子不以其仁易晉楚之富伯夷不以其行去聲易諸侯之位是以齊景公有馬千駟而不能與之爭名立節篇曰曾子衣弊衣以耕魯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請以此修衣曾子不受往復反又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求於人人則獻之奚為不受曾子曰臣聞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人縱子有賜不我驕也我能勿畏乎終不受孔子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孟子曰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其仁彼以其爵我以其義吾何

歟子哉仲尼弟子傳曰閔損字子騫不仕大夫不食汙
君之祿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
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伯夷傳曰伯夷叔齊孤竹
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
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
論語曰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齊景
公有馬千駟民無得而稱焉詩曰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其此之謂與繆稱訓曰伯夷餓死首山之下猶不自悔
棄其所賤得其所貴也說山訓曰琬琰之玉在洿泥之
中雖廉者弗釋弊單甑瓾在梱茵之上雖貪者不搏美
之所在雖汙辱世不能賤惡
之所在雖高隆世不能貴

孔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於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音洛故惟仁者能處約樂音洛貧

高士傳曰孔子謂顏回曰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對曰不願仕回有郭

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鬻郭內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夫子愀然變色曰美哉小人富斯暴貧斯濫矣陽子曰為仁不富為富不仁苟先利而後義取奪不厭公卿積億萬大夫積千金士積百金利已并財以聚百姓寒苦流離於路流離梟鳥關西謂之流離借以為漂散之義也儒獨何以完其衣冠也

貧富第十七

大夫曰余結髮束脩年十三幸得宿衛平準書曰桑弘羊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給事輦轂之下以至卿大夫之位獲祿受

賜六十有餘年矣車馬衣服之用妻子僕養之費量入為出儉節以居之奉（音俸）祿賞賜一二籌冊（通作策）之積浸以致富成業故分土若一賢者能守之分財若一知（去聲）者能籌之夫（音扶）子貢之廢著（音貯）陶朱公之三至千金豈必賴之民哉運之六寸轉之息耗取之貴賤之間耳

貨殖傳曰子貢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益原憲不厭糟糠匿於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又曰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喟然

作而歎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朱公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文學曰古者事業不二利祿不兼然後諸業不相遠而貧富不相懸也齊俗訓曰治世之體易守也其事易為也其禮易行也其責易償也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事士農工商鄉别州異是故農與農言力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商與商言數是以士無遺行農無廢功工無苦事商無折貨各安其性不得相干詮言曰賈多端則貧士多技則窮心不一也夫音扶

乘爵祿以謙讓者名不可勝（音升）舉也因權勢以求利者入不可勝（音升）數也食湖池管山海芻蕘者不能與之爭澤商賈（音古）不能與之爭利子貢以布衣致之而孔子非之況以勢位求之者乎（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故古者大夫思其仁義以充其位不為權利以充其私也

大夫曰山岳有饒然後百姓澹（古贍字）焉河海有潤然後民取足焉夫（音扶）尋常之污不能溉陂澤丘阜之木不能成宮室小不能苞大少不能澹（古贍字）多（泰族訓曰高山

深林非為虎豹也大木茂枝非為飛鳥也流源千里淵深百仞非為蛟龍也致其崇高成其廣大山居木棲巢枝穴藏水潛陸行各得其所寧焉夫大生小多生少天之道也故丘阜不能生雲雨榮水不能生魚鼈者小也牛馬之氣蒸生蟣虱蟣虱之氣蒸不能生牛馬故化生於外非生於内也傳曰坎井無黿鼉者隘也園中無脩林者小也未有不能自足而能足人者也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故善為去聲人者能自為去聲者也善治人者能自治者也文學不能治内安能理外乎

文學曰行遠者假於車濟江海者因於舟荀子曰假輿馬者非利足

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慎子曰行海者坐而致越有舟也行陸者立而至秦有車也公輸子能因人主之材木以搆宮室臺榭而不能自為専室狹廬材不足也歐冶能因國君以為金鑪大鍾而不能自為一鍔盤材無其用也君子因人主之正朝以和百姓潤衆庶而不能自饒其家勢不便也故舜耕於歷山恩不及州里太公屠牛於朝歌利不及妻子及其見用恩流八荒德溢四海雜言曰舜耕之時不能利其都人及為天子天下戴之故君子窮則善其身達則利於天下假真訓曰舜之耕陶也不能利其里南面王則德施乎四海仁非能益也處便而

(勢利也是故烏號之弓谿子之弩不能無弦而射越於蜀艇不能無水而浮)故舜假之堯太公因之周君子能修身以假道者不能枉道而假財也

大夫曰道懸於天物布於地知(去聲)者以衍愚者以困(孫卿曰仁義之於人也譬之若貨財粟米之於家也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貧至無有者窮覽冥訓曰夫道者無私就也無私去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順之者利逆之者凶譬如隋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者富失之者貧貨殖傳曰農工虞商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子貢以著(音貯)積顯於諸侯陶朱公以貨殖尊於當世富者交焉貧者澹(古贍字)焉故上

自人君下及布衣之士莫不戴其德稱其仁原憲孔伋當世被饑寒之患顔回屢空於窮巷當此之時廹於窟穴拘於緼袍雖欲假財信姦佞亦不能也詩傳曰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蒿蓬戶甕牖揉桑以為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歌子貢聞之乘肥馬衣輕裘中紺而表素軒居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冠桑葉冠杖藜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絶捉襟則肘見納屨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仰而應之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交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為也子貢逡巡面有愧色不辭而去原憲曳杖拖屣行歌商頌而反聲滿天地如出金石天子不得而臣也諸侯不得而友也故養志者忘

身身且不愛孰能累之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此之謂也立節篇曰子思居於衛縕袍無表二旬而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也如棄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伋聞之妄與不如遺棄物於溝壑伋雖貧也不忍以身為溝壑是以不敢當也

文學曰孔子云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事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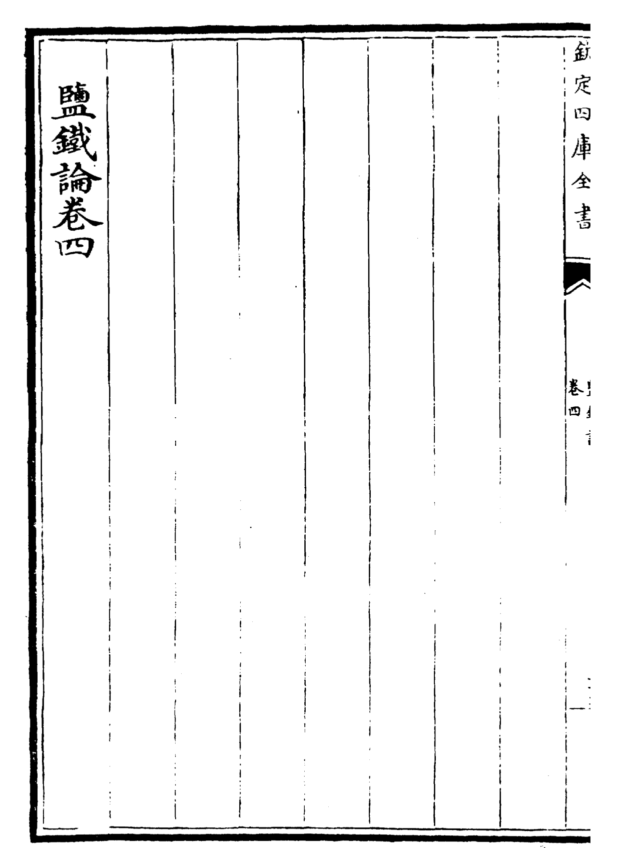
立節篇曰卑賤貧窮非士之恥也夫士之所恥者天下舉忠而士不與焉舉信而士不與焉舉廉而士不與焉三者在乎身名傳於後世與日月並而不息雖無道之世不能污焉然則非好死而惡生也非惡富貴而樂貧賤也由其道遵其理尊貴及已士不辭也孔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

吾亦爲之富而不可求從吾所好也大聖之操也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言不失已也能不失已然後可與濟難矣此士君子之所以越衆也

君子求義非苟富也故刺子貢不受命而貨殖焉君子遭時則富且貴不遇退而樂道不以利累已故不違義而妄取隱居修節不欲妨行去聲故不毀名而趨勢雖附之以韓魏之家非其志則不居富貴不能榮謗毀不能傷也故原憲之縕袍賢於季孫之狐貉趙宣孟之魚食甘於知去聲伯之芻豢子思之銀佩美於虞公之垂棘齊俗訓曰釐負羈之壺飧愈於晉獻公之垂棘趙宣孟之

束脯賢於智伯之大鍾　魏文侯軾段干木之閭非以其有勢也晉文公見韓慶下車而趨非其多財以其富於仁充於德也故貴何必財亦仁義而已矣　修務訓曰段干木辭祿而處家魏文侯過其閭而軾之其僕曰君何為軾文侯曰段干木在是以軾其僕曰段干木布衣之士君軾其閭不已甚乎文侯曰段干木不趨勢利懷君子之道隱居窮巷聲施千里寡人敢勿軾乎段干木光于德寡人光于勢段干木富于義寡人富於財勢不若德尊財不若義高干木雖以已易寡人不為吾日悠悠慙于影子何以輕之哉其後秦將起兵伐魏司馬庾諫曰段干木賢者其君禮之天下莫不知諸侯莫不聞舉兵伐之無乃妨於義乎於是秦乃偃兵輟不攻魏雜事篇曰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其僕曰君何為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閭乎段干木蓋賢

者也吾安敢不軾且吾聞段干木未嘗肯以已易寡人也吾安敢高之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地不如德財不如義寡人當事之遂致祿百萬而時往問之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居無幾何秦興兵欲攻司馬唐且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爲然乃按兵而輟不攻



鹽鐵論卷四

謹案卷三第一頁前五[illegible]侯之弟招也刊本

侯訛係據公羊傳改

第一頁後八行詔使為離騷賦按賦漢書作傳師

古曰傳謂解說之若毛詩傳與此異

第四頁後七行且臣恐天下之士喋口不敢復言

也按漢書喋作拑

第七頁前四行魏冉封陶商鞅姓衛按陶當謂陶

朱衛當謂子貢此疑誤

第七頁後一行西域傳云巴畝二州名按此見顔

師古注西域傳並無此語

第十二頁前二行欲有所言刋本欲訛必據史記

改

第十二頁前四行顓若晝一刋本若訛居據史記

改

第十三頁後一行所贄而師者十人刋本十下衍

二據韓詩外傳删

第十六頁後三行康樂沉湎刋本樂訛梁今改

第十七頁前三行自南宫敬叔之乘我車也刋本敬訛項據家語改

第十七頁後四行然而無益于俗稍務于功利矣刋本俗稍訛治脩據漢書改

第十八頁後五行羣士慕嚮刋本嚮訛響據漢書改

第十九頁前五行西面等禮相亢刋本亢訛兀據

說苑改

第二十七頁前四行安能邑邑待十數百年而成

帝王乎刋本脫百字據史記增

第二十九頁前八行叔肹退而隱處按春秋三傳

肹俱作肸

第二十九頁後四行進而與季子刋本進訛作據

公羊傳改

第二十九頁後五行天若有吴國刋本吴作吾據

公羊傳改

第三十頁前七行魯文公之弟也按史記魯世家

文公次妃敬嬴生宣公此誤

第三十一頁後七行而有用我者按今本論語而

作如

卷四第六頁前三行言臣齊勃海秦越人也家在

于鄭刊本脫秦字據史記增又按徐廣曰鄭當

為鄭

第六頁後八行以更衣兩脅下刋本脅譌劑據史記改

第十四頁前二行六十不與服戎刋本脱戎字據禮記增

第十八頁後八行使蒙公楊翁子刋本脱子字據淮南子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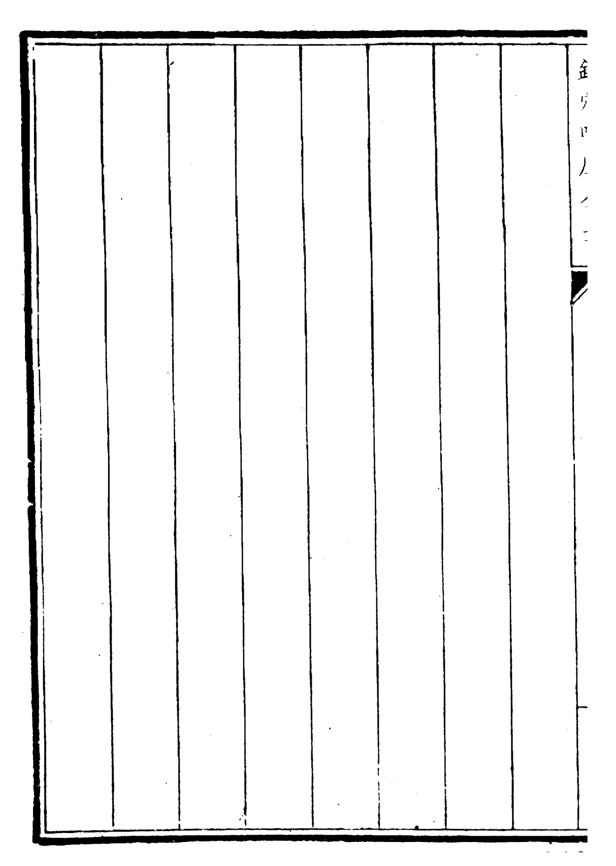
第十九頁後五行靡漢最大按史記漢書俱作滇最大

第十九頁後八行江漢廣數千里按史記漢書俱作江廣數里

第二十頁前三行皆貪漢繒帛以為道遠漢終不能有也刋本繒訛贈終訛中並據史記改

第二十頁前八行惟鷙與唐邑氏奴按唐史記漢書俱作堂

第二十八頁前八行氂負羈之壺飧刋本羈訛僖飧訛食並據淮南子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季學錦

謄錄監生臣王　詢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鹽鐵論卷五 六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百六十三 子部

鹽鐵論卷五

漢 桓寬 撰

明 張之象 註

毀學第十八

大夫曰夫音扶懷枉而言正自託於無欲而實不從此非士之情也昔李斯與包丘子俱事荀卿既而李斯入秦遂取三公據萬乘去聲以制海内功侔伊望謂伊尹太公望也名巨太山而包丘子不免於甕牖蒿廬如潦歲

之鼃(同蛙)口非不衆也然卒死於溝壑而已今內無以養外無以稱貧賤而好(去聲)義雖言好(去聲)義亦不足貴者也

文學曰方李斯之相(去聲)秦也始皇任之人臣無二然而荀卿為之不食覩其罹不測之禍也(李斯傳曰斯長男由為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歸咸陽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為壽門庭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而嘆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駑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申屠剛曰損益之際孔父攸歎持滿之戒老氏

所愼益功益天下者不安威震人主者不全包丘子飯麻蓬藜修道白屋之下樂音洛其志安之於廣廈芻豢無赫赫之勢亦無戚戚之憂陸雲曰富貴者人之所欲也而古之逸民輕天下細萬物而欲專一丘之歡擅一壑之美豈不以身重於宇宙而恬貴於芬華哉天地不易其樂萬物不干其志然後可以妙有生之極固無疆之休夫音扶晉獻垂棘非不美也宮之奇見之而歎知荀息之圖之也知去聲伯富有三晉非不盛也然不知襄子之謀之也季孫之狐貉非不麗也而不知魯君之患之也人間訓曰晉獻公欲假道於虞以伐虢遺虞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虞公惑於璧與馬而欲與之道宮之奇諫曰不可夫虞之

與虢若車之有輪輪依於車車亦依輪虞之與虢相恃為勢也若假之道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虞公弗聽遂假之道荀息伐虢遂克之還反伐虞又拔之趙世家曰襄子立四年智伯與趙韓魏盡分其范中行故地智伯益驕請地韓魏韓魏與之請地趙趙不與以其圍鄭之辱智伯怒遂率韓魏攻趙趙襄子懼乃奔保晉陽三國攻晉陽歲餘引汾灌其城城不浸者三版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襄子懼乃夜使張孟同私於韓魏韓魏與合謀三國反滅智伯共分其地魯世家曰哀公患三桓將欲因諸侯以刼之三桓亦患公作難故君臣多間泰族訓曰晉獻公之伐驪得其女非不善也然而史蘇歎之見其四世之被禍也吳王夫差破齊艾陵勝晉黃池非不捷也而子胥憂之見其必擒於越也小白奔莒重耳奔曹非不困也而鮑叔咎犯隨而輔之知其可與至於霸也句踐棲於會稽修政不殆謀慮不休知禍之為福也襄子再勝而有憂色畏福之為禍也故齊桓亡汶

陽之田而霸知伯兼三晉之地而亡聖人見禍福於重閉之內而慮患於九拂之外者也故晉獻以寶馬鈎虞虢襄子以城壞誘知去聲伯身禽通作擒於趙而虞虢卒并於晉以其務得不顧其後貪土地而利寶馬也申旗曰昔者六晉之時智氏最强滅破范中行又帥韓魏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城不沉者三版耳智伯出行水韓康子御魏桓子驂乘智伯曰始吾不知水之可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利以灌安邑絳水利以灌平陽魏桓子肘韓康子康子履魏桓子蹑其踵肘足接於車上而智氏分矣身死國亡為天下笑繆稱訓曰無勇者非先懾也難至而失其守也貪婪者非先欲也見利而忘其害也虞公見垂棘之璧而不知虢禍之及已也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今之在位者見

利不虞害貪得不顧恥以利易身以財易死無仁義之德而有富貴之祿若陷坎穽(音淨)食於縣(音懸)門之下此李斯之所以具五刑也(傳曰李斯楚上蔡人也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入秦秦卒用其計二十餘年竟并天下以斯爲丞相二世立以郎中趙高之譖乃具斯五刑腰斬咸陽)南方有鳥名鵷鶵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飛過太山太山之鴟俛(音免)啄腐鼠見鵷鶵而嚇(音黑)今公卿以其富貴笑儒者爲之常行得無若太山鴟嚇(音黑)鵷鶵乎(南華經曰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鵷鶵子知之乎夫鵷

鵷鶵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棲非楝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鶵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耶

大夫曰學者所以坊（古防字）固辭禮者所以文鄙行（去聲）也故學以輔德禮以文質言思可道行思可樂（音洛）惡言不出於口邪行（去聲）不及於己動作應禮從容中（去聲）道故禮以行之孫（音遜）以出之是以終日言無口過終身行無寃尤今人主張官立朝（音潮）以治民疏爵分祿以寵賢而曰縣（音懸）門腐鼠何辭之鄙倍而悖於所聞

也人間訓曰虞氏梁之大富人也家充盈殷富金錢無量財貨無訾升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積博其上游俠相隨而行樓下博上者射朋張中反兩而笑飛鳶適墮其腐鼠而中游俠游俠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敢侵犯而乃辱我以腐鼠如此不報無以立務於天下請與公僇力一志悉率徒屬而必以滅其家

文學曰聖主設官以授任能者處之分祿以養賢能者受之說命曰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義貴無高義取無多故舜受堯之天下太公不避周之三公馮忌曰昔者堯見舜於草茅之中席隴畝而庇桑陰陰移而天下傳尚書中候曰文王至田於溪水畔呂尚釣於崖王下拜曰切望公七年乃今見

光景于斯尚立變名答曰望釣得玉璜刻曰姬受命呂佐旌德合昌來提撰爾雒鈐報在齊尊賢篇曰堯舜相見不違桑陰文王舉太公不以日久故賢聖之接也不待久而親能者之相見也不待試而知矣荀非其人簞食音嗣豆羮猶爲賴民也賴幸也故德薄而位高力小而任重鮮上聲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子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說林訓曰短綆不可以汲深器小不可以盛大非其任也陸子曰任重於力才盡則困用廣其器應博則凶是以物勝權而衡殆形過鏡則照窮故明主程才以効業貞臣底力而辭豐夫音扶太山鴟啄腐鼠於窮澤幽谷之中非有害於人也今之有司盜主財而食之於刑法之旁不知機之是發又以

嚇（音黑）人其患惡（音烏）得若太山之鴟乎

大夫曰司馬子言天下穰穰皆為利往（貨殖傳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穰穰皆為利往）趙女不擇醜好鄭嫗（音傾）不擇遠近商人不醜恥辱戎士不愛死力士不在親事君不避其難（去聲）皆為利祿也儒墨內貪外矜往來游說（音稅）棲棲然亦未為得也故尊榮者士之願也富貴者士之期也方李斯在荀卿之門闒（音達）茸（音戎）與之齊軫及其奮翼高舉龍昇驥騖過九軼二翺翔萬仞鴻鵠驊騮且同

侶況跛音避䍧音羊也戕牝燕雀之屬乎席天下之權席猶因也

若人之坐於席也御宇内之衆後車百乘去聲食禄萬鍾而拘儒布褐不完糟糠不飽非甘菽藿而卑廣厦亦不能得已雖欲嚇音黑人其何已乎傳曰夫鳳凰之初起也翾翾十步之雀喔咿而笑之及其升於高一屈一伸展而雲閣藩木之雀超然自知不及遠矣士褐衣緼著未嘗完也糲藿之食未嘗飽也世俗之士即以爲羞耳及其出則安百議用則延民命世俗之士超然自知不及遠矣

文學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賢士殉名貪夫死利駢拇篇曰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盗跖死利於東陵之上野語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

賢士尚志聖人貴精叢談曰衆人以毀形為恥君子以毀義為辱衆人重利廉士重名李斯貪其所欲致其所惡音汙范雎曰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叔孫敖早見於未萌三去相去聲而不悔南華經曰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叔孫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卻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為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矣吾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耶忘乎我在我耶忘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非樂音洛卑賤而惡音汙重祿也慮遠而避害謹也傅亮曰昔之君子同名爵於香餌故傾危不及思憂患而預防則針石無用洪流壅於涓涓合拱挫於纖蘗介焉是式色斯而舉悟高鳥以風逝鑑

醴酒而拔紱夫豈敝著而後謀通忠結而後思復哉故詩曰謹爾侯度用戒不虞言防萌也

夫音扶郊祭之牛食養朞年衣去聲之文繡以入廟堂太宰執其鸞刀以啟其毛方此之時願任重而上峻坂不可得也南華經曰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

商鞅困於彭池吳起之伏王尸願被布褐而處窮鄙之蒿廬李斯相去聲秦席天下之勢志小萬乘去聲及其囚於囹音令圄音語車制於雲陽之市亦願負薪入鴻門行上蔡曲街徑不可得

也衛鞅傳曰商君既入秦走商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徐廣曰黽或作彭吳起傳曰諸侯患楚之强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并中悼王李斯傳曰二世二年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牽黄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哉

蘇秦吳起以權勢自殺商鞅李斯以尊重自滅皆貪祿慕榮以沒其身從去聲車百乘去聲曾不足以載其禍也傳曰夫利為害本而福為禍先惟不求利者為無害不求福者為無禍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傳亮曰夫四道好謙三才忌滿祥萃虛室鬼瞰高屋豊屋有蔀家之災鼎食無百年之貴然而徇欲厚生者忽而不戒知進忘退者曾莫之懲前車已摧後鑾不息乘

危以庶安行險以徼幸於是有顛墜覆亡之禍殘生天命之釁其故何哉流溺忘反而以身輕於物也

褒賢第十九

大夫曰伯夷以廉饑尾生以信死古史考曰伯夷叔齊殷之末世孤竹君之二子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野有婦人謂之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雜篇曰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由小器而虧大體匹夫匹婦之為諒也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何功名之有蘇秦張儀知去聲足以强國勇足以威敵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息萬乘去聲之主莫不屈體卑辭幣

請交此所謂天下名士也拾遺記曰蘇秦張儀二人同志好學迭翦髮而鬻之以相養或傭力寫書非聖人之書不讀遇見墳典行途無所題記以墨書掌及股裏夜還而寫之析竹為簡二人每假食於路剝樹皮編以為書帙以盛天下良書嘗息大樹之下假息而寐有一先生問二子何勤苦也儀秦又問之子何國人荅曰吾生於歸谷亦云鬼谷鬼者歸也又云歸者谷名也乃謂其術數以干世出俗之辯即探胸内得二卷說書言輔時之事古史考云鬼谷子也鬼歸相近也論衡曰蘇秦張儀學縱横之術於鬼谷先生先生曰能說我泣出則能分天皇之紀秦說鬼谷先生先生泣霑襟夫音扶智不足與謀而權不能舉當世民斯為下也今舉亡音無而為有虛而為盈布衣穿履深念徐行若有遺亡

非立功成名之士而亦未免於世俗也

文學曰蘇秦以從（音縱）顯於趙張儀以衡（音横）任於秦（司馬貞曰山東地形從長蘇秦相六國合從親而擯秦關西地形衡長張儀相六國連衡而事秦故蘇為合從張為連衡也）當此之時非不尊貴也然知（去聲）士隨而憂之知夫（音扶）不以道進必不以道退不以義得者必不以義亡季孟之權三桓之富不可及也孔子為之曰微為人臣權均於君富侔於國者亡故其位彌高而罪彌重祿滋厚而罪滋多（文子曰身有榮華必有愁悴）夫（音扶）行者先全己而後求名仕

者先辟音避害而後求祿曾子曰飛鳥以山為卑而層巢其巔魚鼈以淵為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潘尼曰夫榮之所不能動者則辱之所不能加也利之所不能勸者則害之所不能嬰也譽之所不能益者則毀之所不能損也夫音扶香餌音貳非不美也黿龍聞而深藏鸞鳳見而高逝者知其害身也夫音扶為鳥鵲魚鼈食香餌音貳而後狂飛奔走遯身屈遰音遞圍繞也無益於死吳越春秋曰高飛之鳥死於美食深淵之魚死於芳餌太公家教曰網羅之鳥悔不高飛香餌之魚悔不忍饑今有司盜秉國法進不顧罪卒然有急然後車馳人趨無益於死所盜不足償於臧獲臧獲奴婢

也

妻子奔亡無處所身在深牢莫知恤視方此之時何暇得以笑乎蔡澤曰翠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

大夫曰文學高行去聲矯然若不可卷盛節潔言皦音皎然若不可涅音乃結反詩云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孔子云不曰白乎涅而不緇皦潔白貌然戍音絮卒陳勝釋輓音挽輅首為叛逆自立張楚陳勝世家曰秦二世二年陳勝自立為將軍吳廣為都尉攻大澤鄉乃入據陳數日號令召三老豪傑與皆來會計事三老豪傑皆曰將軍身披堅執銳伐無道誅暴秦復立楚國之社稷功宜為王陳勝乃立為王號為張

楚當此時諸郡縣苦秦吏者皆刑其長吏殺之以應陳勝李奇曰欲張大其楚國故稱張楚也秦非有回由處士之行去聲顏回仲由皆孔子弟子宰相去聲列臣之位也奮於大澤不過旬月而齊魯儒墨薦紳之徒徐廣曰薦紳即縉紳也古字假借肆其長衣長衣官之也負孔氏之禮器詩書委質音至為臣質即贄也古字假借正義曰贄之為言至也自五玉三帛二生一死皆所以為贄以見其君者也古之欲仕者出其疆必載贄而行故謂為臣者曰委贄也孔甲為涉博士陳勝字涉孔鮒字甲孔子之八世孫也為陳王涉博士死於陳下卒俱死陳為天下大笑深藏高逝者固若是也

文學曰周室衰禮義壞不能統理天下諸侯交爭相滅亡幷為六國兵革不休民不得寧息秦以虎狼之心蠶食諸侯（顔師古曰蠶食謂漸吞滅之如蠶之食葉也）并吞戰國以為郡縣（秦紀曰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伐能矜功自以為過堯舜而羞與之同弃仁義而尚刑罰以為今時不師於文而決於武趙高治獄於内蒙恬治兵於外百姓愁苦同心而患秦（揚雄曰神明所祚兆民所托罔不云道德仁義禮智獨秦崛起西戎邠荒岐雍之疆因襄文宣靈之借跡立基孝公茂惠文奮昭莊至政破從擅衡并吞六國遂稱乎始皇盛從鞅儀韋斯之邪政馳騖起翦

恬貴之用兵剗滅古文刮語燒書弛禮崇樂塗民耳目遂欲流唐漂虞滌殷蕩周難除仲尼之篇籍自勒功業改制度軌量咸稽之於秦紀是以耆儒碩老抱其書而遠遯禮官博士卷其舌而不談來儀之鳥肉角之獸狙獷而不臻甘露嘉醴景曜浸潭之瑞潛大茀經霄巨狄鬼信之妖發神歇靈繹海水羣飛二世而亡何其劇與帝王之道兢兢乎不可離已

陳王赫然奮爪牙為天下首事道雖凶而儒墨或干之者以為無王久矣道擁遏不得行自孔子以至於茲而秦復重禁之故發憤於陳王也

司馬遷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彊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餘君

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寓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于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於始皇天下並爭于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閒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子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為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薦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

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

乎庶幾成湯文武之功為百姓除殘去賊豈貪祿樂音洛位哉

大夫曰文學言行去聲雖有伯夷之廉不及柳下惠之貞不過高瞻下視潔言汚行去聲觴酒豆肉遷延相讓辭小取大雞廉狼吞趙綰王臧之徒以儒術擢為上卿而有奸利殘忍之心主父偃以口舌取大官竊權重欺紿音怠亦欺也宗室受諸侯之賂卒皆誅死儒林傳曰蘭陵王臧既受詩以事孝景帝為太子少傅免去今上初即位臧廼上書宿衛上累遷一歲中為郎中令及代

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綰為御史大夫太皇竇太后好老子言不說儒術得趙綰王臧之過以讓上上盡下趙綰王臧吏後皆自殺主父偃傳曰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拜偃為謁者一歲中四遷偃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元朔二年主父偃言齊王內淫佚行僻上拜偃為齊相至齊乃使人以王與姊奸事動王王以為終不得脫罪乃自殺有司以聞上大怒以為偃刼其王令自殺乃徵下吏治服受諸侯金實不刼王令自殺上欲勿誅是時公孫弘為御史大夫乃言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為郡入漢主父偃本首惡陛下不誅主父偃無以謝天下乃遂族主父偃

東方朔自稱辨畧消堅釋石當世無雙然省其私行去聲**狂夫不忍為**

風俗通曰東方朔平原人也孝武皇帝時招延賢良文學之士待以不次之位故四方多上書言得失自衒鬻者於是朔詣闕自陳

十二失父長養兄嫂年十三學書十四擊劒十六誦詩十九學孫吳兵法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三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如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為天子大臣矣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由是見偉稍益親幸詔拜以為郎嘗在側侍中數召至前談語人主未嘗不説也時詔賜之食於前飯已盡懷其餘肉持去衣盡汙數賜縑帛擔揭而去徒用所賜錢帛取少婦於長安中好女率取婦一歲所者即棄去更取婦所賜錢財盡索之於女子人主左右諸郎半呼之狂人朔雄曰朔恢誕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是柳惠其滑稽之雄乎　況無

東方朔之口其餘無足觀者也

文學曰志善者忘惡謹小者致大俎豆之間足以觀禮

閨門之內足以論行去聲夫音扶服古之服誦古之道舍而為非者鮮上聲矣故君子時然後言義然後取不以道得之不居也人間訓曰忠臣事君也計功而受賞不為苟得積力而受官不貪爵祿其所能者受之勿辭也其所不能者與之勿喜也滿而不溢泰而不驕故袁盎親於景帝秣馬不過一駟公孫弘即三公之位家不過十乘東方先生說聽言行於武帝而不驕溢主父見困厄之日久此疾在位者不好去聲道而富且貴莫知卹士也於是取餽行之餘以周窮士之急非為私家之業也主父偃傳曰主父偃

者齊臨菑人也學長短縱横之術晚乃學易春秋百家言游齊諸子閒莫能厚遇也齊諸儒生相與排擯不容於齊家貧假貸無所得迺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遇為客甚困孝武元光元年中以為諸侯莫足游者乃西入關見衛將軍衛將軍數言上上不召資用乏留久諸侯賓客多厭之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詔拜偃為謁者一歲中四遷偃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人或說偃曰大横矣主父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親不以為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我阨日久矣且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遠故倒行暴施之上拜主父為齊相至齊遍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數之曰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内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毋復入偃之門當世囂囂非患儒之鷄康患在位者之虎飽嗌嗌音益咽於求覽無所孑遺耳嗌咽也爾雅曰江東呼咽

曰嗌覽通作攬撮持也詩云周餘黎民靡有孑遺

相刺第二十

大夫曰古者經井田制廛里丈夫治其田疇女子治其麻枲音徙無曠地無游人故非工商不得食於利末非良農不得食於收穫非執政不得食於官爵今儒者釋耒耜而學不驗之語曠日彌久而無益於理往來浮游不耕而食不蠶而衣巧為良民以奪農妨政此亦當世之所患也傳曰土之美者善養禾君之明者善養士李尋曰馬不伏櫪不

可以趨道士不素養不可以重國

文學曰禹慼洪水身親其勞澤行路宿過門不入當此之時簪墮不掇冠挂音掛不顧而暇耕乎修務訓曰禹沐浴霪雨櫛扶風決江疏河鑿龍門闢伊闕修彭蠡之防乘四載隨山刊木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國聖人不貴尺璧而貴寸陰是故禹之趨時也履遺而弗取冠挂而弗顧孔子曰詩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是以東西南北七十說音稅而不用然後退而修王道作春秋垂之萬世之後天下折中焉豈與匹夫匹婦耕織同哉貴德篇曰聖人見天下強凌弱衆暴寡幼孤羸露死傷係虜不忍其然是以孔

子歷七十二君冀道之一行而得施其德使民全於生育烝庶安土萬物熙熙各樂其終卒不遇故睹麟而泣哀道不行德澤不洽於是退作春秋明素王之道以示後人思施其惠未嘗輟忘是以百王尊之志士法焉誦其文章傳令不絶德及之也詩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諏此之謂也至公篇曰夫子行說七十諸侯無定處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修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人事浹王道備精和聖制上通於天而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於是喟然而嘆曰天以至明爲不可蔽乎日何爲而食地以至安爲不可危乎地何爲而動天地而尚有動蔽是故聖賢說於世而不得行其道故災異並作也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傳去聲曰君子當時不動而民無觀也故非君子莫治小人非小人無以養去聲君子當不耕織爲匹夫

匹婦也君子耕而不學則亂之道也曹劇曰君子務治小人務力繆稱訓曰教本乎君子小人被其澤利本乎小人君子享其功昔東戸季子之世道路不拾遺耒耜餘糧宿諸畮首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也

大夫曰文學言治尚於唐虞言義高於秋天有華言矣未見其實也昔魯穆公之時公儀為相去聲子思子原為之卿然北削於齊以泗為境南畏楚人西賓秦國孟軻居梁兵折於齊上將軍死而太子虜西敗於秦地奪壤削亡河內河外夫音扶仲尼之門七十子之

徒去父母捐室家負荷去聲而隨孔子不耕而學亂乃愈滋故玉屑滿篋不爲有寶詩書負笈不爲有道要在安國家利人民不苟文繁衆辭而已

文學曰虞不用百里之謀而滅秦穆用之以至伯音霸焉夫音扶不用賢則亡而不削何可得乎尊賢篇曰齊景公問於孔子曰秦穆公其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對曰其國小而志大雖處僻而其政中其舉果其謀和其令不偷親舉五羖大夫於係累之中與之語三日而授之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霸則小矣李康曰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於虞而才於秦也孟子適梁惠王問利答以仁義趣舍不合

是以不用而去孟子傳曰孟子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濶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强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夫音扶懷寶而無語故有粟不食無益於饑覩賢不用無益於削紂之時内有微箕二子外有膠鬲棘子故其不能存言而不用諫而不聽雖賢惡音烏得有益於治也

大夫曰橘柚生於江南而民皆甘之於口味同也好

音生於鄭衛而人皆樂音洛之於耳聲同也越人夷吾戎人由余待譯而後通而並顯齊秦人之心於善惡同也說林訓曰佳人不同體美人不同面而皆悅於目梨橘棗栗不同味而皆調於口故曾子倚山而吟山鳥下翔師曠鼓琴百獸率舞未有善而不合誠而不應者也說山訓曰曾子攀柩車引輴者為之止也老母行歌而動申喜精之至也瓠巴鼓瑟而淫魚出聽伯牙鼓琴駟馬仰秣介子歌龍蛇而文君垂泣故玉在山而草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淳于髡曰昔者瓠巴鼓瑟而潛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魚馬猶知善之爲善而況君人者也意未誠與平聲何故言而不見從行而不合也

文學曰扁鵲不能治不受鍼藥之疾賢聖不能正不食諫諍之君傳曰人之將死惡聞酒肉之味邦之將亡惡聞忠臣之氣身死不為醫邦亡不為謀還自遺災也說林訓曰與死者同病難為良醫與亡國同道難與為謀雜言曰比干死紂而不能正其行子胥死吳而不能存其國二子者強諫而死適足明主之暴耳未始有益如秋毫之端也故桀有關龍逢而亡夏殷有三仁而商滅節士篇曰桀為酒池足以運舟糟丘足以望三里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關龍逢進諫曰為人君身行禮義愛民節財故國安而身壽也今君用財若無盡用人若恐不能死不革天禍必降而誅必至矣君其革之立而不去朝桀因囚拘之君子聞之曰末之命矣夫論語陰嬉讖曰庚子之旦金版刻書出地庭中曰臣族虐王禽宋均曰謂殺龍逢之後庚子旦庭中有此版異也龍同姓稱

族王虐殺我必見禽也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爲之怒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不患無由余夷吾之倫患無桓穆之聽耳傳曰昔戎將由余使秦秦穆公問以得失之要對曰古有國者未嘗不以恭儉也失國者未嘗不以驕奢也由余因論五帝三王之所以衰布衣之所以亡繆公然之於是告內史王繆曰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由余聖人也將奈之何王繆曰夫戎王居僻陋之地未嘗見中國之聲色也君其遺之女樂以婬其志亂其政其臣下必踈因爲由余請緩期使其君臣有間然後可圖繆公曰善乃使王繆以女樂二列遺戎王爲由余請期戎王大悅許之於是張酒聽樂日夜不休終歲婬縱卒馬多死由余歸數諫不聽去之秦秦公子迎拜之爲上卿遂并國十二辟地千里千金書曰管子束縛在魯桓公欲相鮑叔鮑叔曰吾君欲霸王則管夷吾在彼臣弗若也桓公曰夷吾寡人之賊也射我者也不可鮑叔

曰夷吾為其君射人者也君若得而用之則彼亦將為君射人桓公不聽强相鮑叔鮑叔固辭讓弗相桓公果聽之於是使人告魯曰管夷吾寡人之讐也願得之而親加手焉魯君許諾乃使吏鄭其拳膠其目盛之以鴟夷置之車中至齊境桓公使人以朝車迎之祓以爟火釁以犧猳焉生與之如國命有司除廟筵几而薦之曰自孤之聞夷吾之言也目益明耳益聰孤弗敢專故以告于先君因顧而命管子曰夷吾佐予管子還走再拜稽首受命而出管子治齊國舉事有功桓公必先賞鮑叔曰使齊國得管子者鮑叔也桓公可謂知行賞矣楚莊王曰世不絶聖國不絶賢晉平公游於河而樂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船人盍胥跪而對曰主君亦不好士耳夫珠出於江海玉出於崑山無足而至者猶由主君之好也士有足而不至者蓋主君無好士之意耳無患乎無士也王符曰夫十步之澤必有香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是故亂殷有三仁小衛多君子然衰國危君

繼踵不絕者豈時無忠信正直之士哉誠苦其道不得行耳仲長統曰物有不求未有無物之歲也士有不用未有少士之世也是以孔子東西無所適遇屈原放逐於楚國泰族訓曰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遇離騷經序曰楚襄王用讒言遷屈原於江南而屈原放在山野復作九章援天引聖以自證明終不見省故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終非以此言而不見從行而不合者也燕惠王曰昔者柳下惠吏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耳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為心故遠近無議

大夫曰歌者不期於利聲而貴在中去聲節論者不期

於麗辭而務在事實修務篇曰腹劒者期於銛利而不期於墨陽莫邪乘馬者期於千里而不期於騂騮緑耳鼓琴者期於鳴廉修營而不期於濫脇號鍾誦詩書者期於通道略物而不期於洪範商頌善聲而不知轉未可謂能歌也善言而不知變未可謂能說也持規而非矩執準而非繩通一孔曉一理而不知權衡以所不覩不信人若蟬之不知雪堅據古人以應當世猶辰參之錯膠柱而調瑟固而難合矣子産曰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弗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尚書大傳曰書之論事離離若參辰之錯行洪言曰

吾不覩參辰之相比也宋衷曰辰龍星也參虎星也我不見龍虎俱見也傳曰趙王以趙括為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調瑟耳括徒能讀父書傳不知合變也孔子所以不用於世而孟軻見賤於諸侯也班固曰周道既衰壞於幽厲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陵夷二百餘年而孔子興以聖德遭季世知言之不用而道不行迺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於是應聘諸侯以答禮行誼西入周南至楚畏匡厄陳奸七十餘君無所遇趙岐曰孟子生有淑質夙喪其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長師孔子之孫子思治儒術之道通五經尤長於詩書周衰之末戰國縱横用兵爭强以相侵奪當世取士務上權謀以為上賢先王大道陵遲隳廢異端並起楊朱墨翟放蕩以干時惑衆者非一孟子憫悼堯舜湯文周公之業將遂湮微正塗壅底仁義荒怠佞

僞馳騁紅紫亂朱於是則慕仲尼周流憂世遂以儒道干於諸侯思濟斯民然由不肯枉尺直尋時君咸謂之迂濶於事終莫能聽納其說

文學曰日月之光而盲者不能見雷電之聲而聾人不能聞孟子曰夫震雷之起也破竹折木震驚天下而不能使聾者卒有聞日月之明徧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泰族訓曰聾者耳形具而無能聞也盲者目形存而無能見也夫音扶爲不知音者言若語於瘖音因聾何特蟬之不知重平聲雪耶泰族訓曰夫言者所以通已於人也聞者所以通人於已也瘖者不言聾者不聞既瘖且聾人道不通故有瘖聾之病者雖破家求醫不顧其費豈獨形骸有瘖聾哉心志亦有之夫指之拘者莫不事申也心之塞也莫之務通也不明於

類也齊俗訓曰其見不遠者不可與語大其智不閎者不足與論至繆稱訓曰察一曲者不可與言化審一時者不可與言大南華經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隘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寒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夫音扶以伊尹之知去聲太公之賢而不能開辭於桀紂非說者非聽者過也張子曰桀罪諫者紂焚聖人以微為羽非絃之罪也以甘為苦非味之過也是以荊和抱璞而泣血曰安得良工而剖之屈原行吟澤畔曰安得皐陶而察之雜事篇曰荊人卞和得玉璞而獻之荊厲王使玉尹相之曰石也王以和為謾而斷其左足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復奉玉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尹相之曰石也又以為謾而斷其右足武王薨共王即位和乃奉玉璞而哭於荊山中三日三夜泣盡而

繼之以血共王聞之使人問之曰天下刑之者衆矣子獨何哭之悲也對曰寶玉而名之曰石貞士而戮之以謾此臣之所以悲也共王曰惜矣吾先王之聽難剖石而易斬人之足夫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何聽之殊也乃使人理其璞而得寶焉故名之曰和氏之璧故曰珠玉者人主之所貴也和雖獻寶而美未為玉尹用也進寶且若彼之難也況進賢人乎賢人與姦臣猶仇讐也於庸君意不合夫欲使姦臣進其讐於不合意之君其難萬倍於和氏之璧又無斷兩足之臣以推其難猶拔山也千歲一合若繼踵然後霸王之君與焉其賢而不用不可勝載故有道者之未戮也宜白玉之璞未獻耳陳元曰至音不合衆聽故伯牙絶絃至寶不同衆好故卞和泣血楚辭曰屈原既放遊於江潭行吟澤畔顔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屈原曰舉世皆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

世推移舉世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釃何故懐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

夫音扶人君莫不欲求賢以自輔任能以治國然牽於流說惑於道諛是以賢聖蔽掩而讒佞用事以此亡國破家而賢士饑於巖穴也

君道篇曰武王問太公曰舉賢而以危亡者何也太公曰舉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而不得真賢之實也武王曰其失安在太公曰其失在君好用小善而已不得真賢也武王曰好用小善者何如太公曰君好聽譽而不惡讒也以非賢為賢以

非善為善以非忠為忠以非信為信其君以譽為功以毀為罪有功者不賞有罪者不罰多黨者進少黨者退是以羣臣比周而蔽賢百吏羣黨而多姦忠臣以誹死於無罪邪臣以譽賞於無功其國見於危亡武王曰善吾今日聞誹譽之情矣尊賢篇曰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使酒腐於爵肉腐於俎得無害於霸乎管仲對曰此極非其貴者耳然亦無害於霸也桓公曰何如而害霸管仲對曰不知賢害霸知而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任而不信害霸信而復使小人參之害霸桓公曰善雜事篇曰闔廬用子胥以興夫差殺之而以亡昭王用樂毅以勝惠王逐之而敗此的的然若白黑秦不用叔孫通項王不用陳平韓信而皆滅漢用之而大興此未遂也夫失賢者其禍如彼用賢者其福如此人君莫不求賢以自輔然而國以亂亡者所謂賢者不賢也或使賢者為之與不肖者議之使智者圖之與愚者謀之不肖嫉賢愚者嫉智是賢者之所以隔蔽也所以千載不合

者也劉峻曰薰蕕不同器梟鸞不接翼渾敦檮杌昔趙踵武於雲臺之上仲容庭堅耕耘於巖石之下

高無過人之志而居萬人之位是以傾覆秦國而禍殃其宗盡失其瑟何膠柱之調也雜事篇曰秦趙高者生而隱宮始皇聞其彊力通於獄法拜中車府令使教胡亥決獄胡亥幸之高有罪始皇使蒙毅治之毅當高法當死始皇以高敏於事赦之復其官二世即位趙高說以嚴法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滅大臣及宗室更為法律務益刻深易曰負且乘致冦至貞吝大傳曰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秦族訓曰位高而道大者從事大而道小者凶人間訓曰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寵一危也才下而位高二危也身無大功而有厚祿三危也

大夫曰所謂文學高第者智略能明先王之術而資質足以履行其道故居則為人師用則為世法今文學言治則稱堯舜道行去聲則稱孔墨授之政則不達懷古道而不能行言直而行之枉道是而情非衣冠有以殊於鄉曲而實無以異於凡人諸生所謂中直者遭時蒙率備數適然耳殆非明舉所謂固未可與論治也

文學曰天設三光以照記天子立公卿以明治故曰公

卿者四海之表儀神化之丹青也上有輔明主之事下有遂聖化之事和陰陽調四時安衆庶育羣生使百姓輯睦無怨思之色四夷順德無叛逆之憂此公卿之職而賢者之所務也

泰族訓曰古者法設而不犯刑措而不用非可刑而不刑也百工維時庶績咸熙禮義修而任賢得也故舉天下之高以為三公一國之高以為九卿一縣之高以為二十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為八十一元士故知過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豪十人者謂之傑英俊豪傑各以小大之材處其位得其宜由本流末以重制輕上唱而民和上動而下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背貪鄙而向義理其於化民也若風之搖草木無之而不靡今使愚教智使不肖臨賢雖嚴刑罰民弗從也小不能制大弱不

能使強也若伊尹周召三公之才太顛閎夭九卿之人伊尹佐湯之臣周公旦召公奭周武王之臣太顛閎夭周文王之臣也文學不中去聲聖主之明舉今之執政亦未能稱盛德也

大夫不說音悅作色不應也

文學曰朝音潮無忠臣者政闇大夫無直士者位危主術訓曰古者天子聽朝公卿正諫博士誦詩瞽箴師誦庶人傳語史書其過宰徹其膳猶以為未足也故堯置敢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湯有司直之人武王立戒慎之鞀過若毫氂而既已備之也夫聖人之於善也無小而不舉其於過也無微而不改正諫篇曰晏子復於景公曰朝居嚴乎公曰朝居嚴則曷害於治國家哉晏子對曰朝

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謂之暗上無聞則謂之聾聾暗則非害治國家如何也且合抱粟之微以滿倉廩合疏縷之緯以成緯幕太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後高也夫治天下者非一士之言固有受而不用惡有距而不入者哉韓嬰曰天子有争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昔殷王紂殘賊百姓絶逆天道至斮朝涉刳孕婦脯鬼侯醢梅伯然所以不亡者以其有箕子比干之故微子去之箕子執囚為奴比干諫而死然後周加兵而誅絶之諸侯有争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吳王夫差為無道至驅一市之民以葬闔廬然所以不亡者有伍子胥之故胥以死越王句踐欲伐之范蠡諫曰子胥之計策未忘於吳王之腹心也子胥死後三年越乃能攻之大夫有争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季氏為無道僭天子舞八佾旅泰山以雍徹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然不亡者以冉有季路為宰臣也故曰有諤諤争臣者其國昌有默默諛臣者其國亡詩曰

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言文王咨嗟痛殷商無輔弼諫諍之臣而亡天下矣晏子曰下無直辭上有隱君民多諱言君有驕行

任座正言君之過文侯改言行去聲**稱為賢君**

魏世家曰魏文侯與士大夫坐問曰寡人何如君也羣臣皆曰君仁君也次至任座曰君非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君伐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長子臣以此知君之非仁君文侯怒而逐任座座起而出次至翟璜文侯問寡人何如君也翟璜對曰君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臣聞之其君仁者其臣直向任座之言直臣是以知君仁君文侯曰善復召任座入拜為上卿

袁盎面刺絳侯之驕矜卒得其慶

袁盎傳曰袁盎楚人也字絲父故為羣盜徙處安陵高后時盎嘗為呂禄舍人及孝文帝即位盎兄噲任盎為中郎絳侯為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嘗目送之盎進曰陛下以

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絶如帶是時絳侯為太尉主兵柄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畔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為陛下不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已而絳侯望袁盎曰吾與而兄善今兒廷毀我盎遂不謝及絳侯免相之國國人上書告以為反徵繫請室宗室諸公莫敢為言唯袁盎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盎頗有力絳侯乃大與盎結交

故觸死亡以干主之過者忠臣也犯嚴顏以匡公卿之失者直士也

孫叔敖曰畏鞭箠之嚴而不敢諫其父非孝子也懼斧鉞之誅而不敢諫其君非忠臣也南華經曰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正諫篇曰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人臣之所以蹇蹇為難而諫其君者非為身也將欲以匡君之

過矯君之失也君有過失者危亡之萌也見君之過失而不諫是輕君之危亡也夫輕君之危亡者忠臣不忍為也鄙人不能卷言面違方今人主穀之穀祿也敎令張而不施食祿多非其人以妨農商工市井之利未歸於民民望不塞也且夫音扶帝王之道多墮壞而不修詩云濟濟多士意者誠任用其計非苟陳虛言而已

鹽鐵論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百六十四 子部

鹽鐵論卷六

漢 桓寬 撰

明 張之象 註

殊路第二十一

大夫曰七十子躬受聖人之術有名列於孔子之門皆諸侯卿相(去聲)之才可南面者數人

雜言曰楚昭王召孔子將使執政而封以書社七百里子西謂楚王曰王之臣用兵有如子路者乎使諸侯有如宰予者乎長官五官有如子貢者乎昔文王處酆武王處鎬酆鎬之間百乘之地伐上殺主立為天子世皆曰聖王令以孔子之

賢而有書社七百里之地而三子佐之非楚之利也楚王遂止可政事者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宰我秉事有寵於齊田常作難去聲道不行身死庭中簡公殺於檀臺人間訓曰諸御鞅復於簡公曰陳成常宰予二子二子者甚相憎也臣恐其搆難而危國也君不如去一人簡公不聽居無幾何陳成常果攻宰予於庭中而弑簡公於朝此不知敬小之所生也指武篇曰田成子常與宰我爭宰我夜伏卒將以攻田成子令於卒中曰不見旌節毋起鴟夷子皮聞之告田成子田成子因為旌節以起宰我之卒以攻之遂殘之也子路仕衛孔悝音恢作亂不能救君出亡身葅於衛子貢子臯遁逃不能死其難去聲檀弓曰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

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盜跖曰子以甘言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劒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是子欵之不至也至公篇曰子羔為衛政刖人之足衛之君臣亂子羔走郭門郭門閉刖者守門曰於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曰於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遂曰於此有室子羔入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刖者曰吾不能虧損主之法令而親刖子之足吾在難中此乃子之報怨時也何故逃我刖者曰斷足固我罪也無可奈何君之治臣也傾側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仁人之心其固然也此臣之所以脫君也孔子聞之曰善為吏者樹德不善為吏者樹怨公行之也其子羔之謂歟

食人之重祿不能更處人尊

官不能存何其厚於已而薄於君哉同門共業自以為知古今之義明君臣之禮或死或亡二三子殊路何道之悖也

文學曰宋襄公知孔父（音甫）之賢而不早任故身死魯莊知季友之賢授之政晚而亂（尊賢篇曰國家之任賢而吉任不肖而凶案往世而視已事其必然也如合符此為人君者不可以不慎也國家惛亂而良臣見魯國大亂季友之賢見僖公即位而任季子魯國安寧外內無憂行政二十一年季子之卒後邾擊其南齊伐其北魯不勝其患將乞師於楚以取全耳故傳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也公子買不可使戍衛公遂不聽君命而擅之晉內侵於臣下外困於兵亂

弱之患也僖公之性非前二十一年常賢而後乃漸變為不肖也此季子存之所益亡之所損也夫得賢失賢其損益之驗如此而人主急於所用甚可疾痛也夫智不足以見賢無可奈何矣若智能見之而强不能決猶豫不用而大者死亡小者亂傾此甚可悲哀也以宋殤公而不知孔父之賢乎安知孔父死巳必死趨而救之趨而救之者是知其賢也以魯莊公不知季子之賢乎安知疾將死召季子而授之國政授之國政者是知其賢也此二君知能見賢而皆不能用故宋殤公以救死魯莊公以賊嗣使宋殤蚤任孔父將靖鄰國而況自存乎

衛君近佞遠去聲賢子路居蒲孔悝音恢為政簡公不聽宰我而漏其謀是以二君身被放殺而禍及忠臣

仲由傳曰子路為蒲大夫方孔悝作亂子路在外聞之而馳往過子羔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門巳閉子可還

矣毋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辛去有使者入城城門開子路隨而入造蕢聵蕢聵與孔悝登臺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請得而殺之蕢聵弗聽於是子路欲燔臺蕢聵懼乃下石乞壺黶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死正諫篇曰齊簡公有臣曰諸御鞅諫簡公曰田常與宰予此二人者甚相憎也臣恐其相攻相攻雖叛而危之不可願君去一人簡公曰非細人之所敢議也居無幾何田常果攻宰予於庭賊簡公於朝簡公喟焉太息曰余不用鞅之言以至此患也故忠臣之言不可不察也

二子者有事而不與音預其謀故可以死可以生去止其義一也

泰族訓曰舜許由異行而皆聖伊尹伯夷異道而皆仁箕子比干異趨而皆賢范績曰丘旦殊姿湯文異狀聖同於心器形不必同也猶馬殊色而齊逸玉異色而均美是以晉棘制和等價連城驊騮駃騠俱致千里

晏嬰不死崔慶之難去聲不可謂不義微子去殷之亂可謂不仁乎

雜事篇曰齊侯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君也何若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君曰列地而與之疏爵而貴之君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奚死焉諫而見從終身不亡臣奚送焉若言不見用有難而死是妄死也諫不見從出亡而送是詐為也故忠臣也者能盡善與君而不能與陷於難義勇篇曰崔杼弒莊公令士大夫盟者皆脫劍而入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十人次及晏子晏子奉桮血仰天歎曰惡乎崔子將為無道殺其君盟者皆視之崔杼謂晏子曰子與我我與子分國子不吾與吾將殺子直兵將推之曲兵將勾之唯子圖之晏子曰嬰聞回以利而背其君者非仁也刧以刃而失其志者非勇也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嬰可謂不回矣直兵推之曲兵鉤之嬰不之回也崔子舍之晏子起出授綏

而垂其僕將馳晏子撫其手曰虎豹在山林其命在庖廚馳不益生緩不益死按之成節然後去之詩云彼其之子舍命不渝晏子之謂也宋世家曰紂殺王子比干刳視其心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子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周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論語比考讖曰殷惑妲己玉馬走宋均曰女妲己有美色也玉馬喻賢臣奔去也劉毅曰三仁殊途而同歸四子異行而均義風俗通曰易記出處默語書美九德咸事同歸殊途一致百慮不期相反各有云尚而已是故伯夷讓國以採薇展禽不去於所生孔丘周流以應聘長沮隱居而耦耕墨翟摩頂以放踵楊朱一毛而不為干木息偃以蕃魏包胥重繭而存郢夷吾朱絃以三歸平仲辭邑而濯纓惠施從車以百乘子匽徒步而裸形

寗戚商歌以干祿顏闔踰墻而遁榮高柴趣門以避難季路求入而隕零端木結駟以貨殖顏回屢空而弗營孟獻高宇以美室原憲蓬門而株楹傳曰人心不同有如其面古今行事是則然矣

大夫曰至美素璞物莫能飾也至賢保真偽文莫能增也故金玉不琢美珠不畫音與壞同反質篇曰孔子卦得賁喟然仰而嘆息意不平子張進舉手而問曰師聞賁者吉卦而嘆之乎孔子曰賁非正色也是以歎之吾思也質素白當正白黑當正黑文質又何也吾亦聞之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寶珠不飾何也質有餘者不受飾也今仲由冉求無檀柘之材隋和之璞而强文之譬若彫朽木而礪鈆音沿刀飾嫫音摸母畫音壞土人也被以五色

斐然成章及遭行潦流波則沮矣皇甫謐曰嫫母黃帝次妃許慎曰古之醜女班固曰詠雲門者難為音觀隋和者難為珍王褒曰毛嬙西施善毀者不能蔽其好嫫母倭傀善譽者不能掩其醜孟嘗君客曰臣之來也過於淄水上見一土偶人方與木梗人語木梗謂土偶人曰子先土也持子以為偶人遇天大雨水潦並至子必沮壞土偶人應曰我沮乃反吾真耳今子東國之桃也刻子以為梗遇天大雨水潦並至必浮子泛泛乎不知所止夫音扶重懷古道枕籍詩書危不能安亂不能治鄉里逐雞難亦無黨也

文學曰非學無以治身非禮無以輔德冉有曰雖有美玉不刻鏤不成器雖有美質不學則不成君子傳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成行家有千金之玉不知治猶之貧也良工宰

之則富及子孫君子謀之則爲國用故動則安百姓議則延民命又曰水淵深廣則龍魚生之山林茂盛則禽獸歸之禮義修明則君子懷之故禮及身而行修禮及國而政明能以禮持身則貴名自揚天下順焉令行禁止而王者之事畢矣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此之謂矣

和氏之璞天下之美寶也待鑑識之工而後明毛嬙音牆天下之姣音交人也待香澤脂粉而後容周公天下之至聖人也待賢師學問而後通莊子曰毛嬙西施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莊小疏曰毛嬙越王嬖妾姣美也香澤者人髮恒枯悴以此濡澤之也韓非子曰善毛嬙西施之美無益吾面用脂澤粉黛則倍其初子夏曰黄帝學乎大墳顓頊學乎録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務成子附舜學乎尹壽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貸乎相文王學

乎錫疇子斯武王學乎太公周公學乎虢叔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能著乎天下名號不能傳乎後世者也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今齊世庸士之人不好去聲學問專以已之愚而負荷音賀巨任若無檝音接舳音逐濟江海而遭大風漂沒於百仞之淵東流無崖之川安得沮而止乎

大夫曰性有剛柔形有好惡聖人能因而不能攺孔子外變二三子之服而不能革其心故子路解長劍去危冠屈節於夫子之門然躡齊音咨師友行行音沆𤔡

鄙心猶存

行行剛健貌仲尼弟子列傳曰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猳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為弟子建本篇曰孔子謂子路曰汝何好子路曰好長劍孔子曰非此之問也請以汝之所能加之以學豈可及哉子路曰學亦有益乎孔子曰夫人君無諫臣則失政士無教交則失德狂馬不釋其策操弓不返於檠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成毀仁惡士且近於刑君子不可以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弗揉自直斬而射之通於犀革又何學為乎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砥礪之其入不益深乎子路拜曰敬受教哉貴德篇曰子路持劍孔子問曰由安用此乎子路曰善古者固以善之不善古者固以自衛孔子曰君子以忠為質以仁為衛不出環堵之內而聞千里之外不善以忠化冠暴以仁圍何必持劍乎子路曰由也請攝齊以事先生矣

宰予晝

寢論語筆解作畫寢謂以五色畫其寢室也欲損三年之喪孔子曰糞土之墻不可杇也若由不得其死然故内無其質而外學其文雖有賢師良友若畫音壞脂鏤音陋氷費日損功故良師不能飾戚施香澤不能化嫫音模母也修務訓曰曼頰皓齒形夸骨佳不待脂粉芳澤而性可說者西施陽文也啳睽哆噅籧蒢戚施雖粉白黛黑不能爲美者嫫母仳催也

文學曰蒙以不潔鄙夫掩鼻惡人盛飾可以宗祀上帝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修務訓曰毛嬙西施天下之美

人也若使美人銜腐鼠蒙蝟皮衣豹裘帶死蛇則布衣韋帶之人過者莫不左右睥睨而掩鼻嘗試使之施芳澤正蛾眉設笄珥衣阿錫曳齊紈粉白黛黑佩玉環揄步雜芝若籠蒙目視冶由笑目流眺口曾撓奇牙出靨酺搖則雖王公大人有志嚴頡頏之行亦無不憚悇癢心而悅其色矣今以中人之才蒙愚惑之智被汚辱之行無本業所修方術所務焉得無有睥面掩鼻之容哉

使二人不涉聖人之門不免為窮夫安得卿大夫之名故砥所以致於刃學所以盡其才也

子思曰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刃也吾嘗幽處而深思不若學之速吾嘗跂而望不若登高之博見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飢莫知以學愈愚夫學者崇名立身之本也儀狀齊等而飾貌者好質性同倫而學問者智是故砥礪琢磨非金也而可以利金詩書辟立非我也而可以厲心韓嬰曰劍雖利不厲不

斷材雖美不學不髙雖有旨酒嘉殽不嘗不知其旨雖有善道不學不達其功孔子曰觚不觚哉觚哉故事人加則為宗廟器否則廝養之豊音剴才張耳傳曰廝養卒廝者養馬之役也韋昭曰折薪為廝炊烹為養干越之鋌音定不礪豊器破而未離者也鋌箭足入槀中者也匹夫賤之工人施巧人主服而朝音潮也夫音扶醜者自以為姣音交故不飾愚者自以為知去聲故不學覲笑在己而不自知不好去聲用人自是之過也

訟賢第二十二

大夫曰剛者折柔者卷故季由以強梁死宰我以柔

弱殺氾論曰聖人之道寬而栗嚴而溫柔而直猛而
和太剛則折太柔則卷聖人正在剛柔之間乃
得道之本積陰則沈積陽則飛陰陽相接乃能成和
故恩推則懦懦則不威嚴推則猛猛則不和愛推則
縱縱則不令刑推則虐虐則無親昔者齊簡公釋其
國家之柄而專任其大臣將相攝威擅勢私門成黨
而公道不行故使陳成田常鴟夷子皮得成其難使
呂氏絶祀而陳氏有國者此柔懦所生也鄭子陽剛
毅而好罰其於罰也執而無赦舍人有折弓者畏罪
而恐誅則因猘狗之驚以殺子陽此剛猛之所致也
今不知道者見柔懦者侵則矜於為剛毅見剛毅者
亡則矜於為柔懦此本無主於中而見聞繆馳於外
者也使二子不學未必不得其死何者矜已而伐能小
知而巨收欲人之從已不能以已之從人莫視而自

見莫貫而自責貫市也此其所以身殺死而終葅醢也未見其為宗廟器覩其為世戮也當此之時東流亦安之乎

文學曰騏驥之輓音晚鹽車垂頭於太行音杭屠者持刀而睨音義之太公之窮困負販於朝歌也蓬頭相聚而笑之王逸曰呂望鼓刀在列肆文王親往問之望曰下屠屠牛上屠屠國文王喜載與俱歸當此之時非無遠筋音斤駿才也非文王伯樂音洛莫知之賈也伯樂姓孫名陽善相馬天上有一星名伯樂在天熙星之旁人見孫陽識馬因號之曰伯樂天熙一作天駟孔子曰呂望

行年五十賣食棘津年七十屠於朝歌九十乃為天子師則遇文王也夫驥罷鹽車此非無形容也莫知之也使驥不遇伯樂安得千里之足造父亦無千里之手矣春秋後語曰蘇代欲見齊王王不見代代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三旦立於市人莫與言及見伯樂還而視之去而顧之一旦價十倍足下有意為臣伯樂乎韓嬰曰明主能愛其所愛闇主則必危其所愛夫文王非無便辟親比己者超然乃舉太公於舟人而用之豈私之哉以為親邪則異族之人也以為故邪則未嘗相識也以為妓好邪則太公年七十二齞然而齒墮矣然而好之者文王欲立貴道欲白貴名兼制天下以惠中國而不可以獨故舉是人而用之貴道果立貴名果白兼制天下立國七十一姬姓獨居五十二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莫不為天下顯諸侯夫是之謂能愛其所愛矣故惟明主能愛其所愛闇主必危其所愛此之謂也汗明見春申君候問三月而後得見談卒春申君大說之汗

明欲復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先生大息矣汗明憱焉曰明願有問君而恐固不審君之聖孰與堯也春申君曰先生過矣臣何足以當堯汗明曰然則君料臣孰與舜春申君曰先生即舜也汗明曰不然臣請為君終言之君之賢實不如堯臣之能不及舜夫以賢舜事聖堯三年而後乃相知也今君一旦而知臣是君聖於堯而臣賢於舜也春申君曰善召門吏為汗先生著客籍五日一見汗明曰君亦聞驥乎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蹄申膝折尾湛胕潰漉汁灑地白汗交流外阪遷延負轅而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冪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聲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也今僕之不肖阨於州部堀穴窮巷沈洿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意湔祓僕使得為君高鳴屈於梁乎

子路宰我生不逢伯樂音洛之舉而遇狂屠故君子傷之若由不得其死

然天其祝予矣季路死孔子哭之曰噫天祝予天祝予孔父音甫累華督之難去聲不可謂不義仇牧涉宋萬之禍不可謂不賢也左傳曰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於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艷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殤公君子以督為有無君之心然後動於惡故先書弑其君春秋曰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公羊傳曰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仇牧荀息皆累也舍仇牧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孔父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其義形於色奈何督將弑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弑也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義勇篇曰宋閔公臣長萬以勇力聞萬與魯戰師敗爲魯所獲因之宮

中數月歸之米宋閔公博婦人在側公謂萬曰魯君孰與寡人美萬曰魯君美天下諸侯唯魯君耳宜其為君也閔公矜婦人妒因言曰爾魯之囚虜爾何知萬怒遂搏閔公頰齒落於口絕吭而死仇牧聞君死趨而至遇萬於門攜劍而叱之萬臂擊仇牧而殺之齒著於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趨君之難顧不旋踵泰族訓曰君子雖死亡其名不滅小人雖得勢其罪不除

大夫曰今之學者無太公之能騏驥之才有以蜂蠆（音摣）介毒而自害也（蠆螫蟲也介大也）東海成顒（音雄）河東胡建是也二子者以術蒙舉起卒伍為縣令獨非自是無與合同引之不來推之不往狂狷不遜忮（音寘）害不恭

刻轢（音力）公主侵陵大臣知其不可而强（音彊）行之欲以干名所由不軌果沒其身未覩功業所至而見雨觀（去聲）之殃（家語曰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於兩觀之下雀豹古今注曰古者帝居每門樹兩觀於前所以摽表宮門登之可以偏觀故謂之觀懸法象處也）身得重罪不得以壽終徼（音古堯反）而以爲知（去聲）訐（音居謁反）而以爲直不孫（音遜）以爲勇其遭難（去聲）固亦宜也

大學曰二公懷精白之心行忠正之道直己以事上竭力以狥公奉法推理不避彊禦不阿所親不貴妻子之

養不顧私家之業然卒不能免於嫉妒之人為衆枉所排也其所以累不測之刑而功不遂也張儀曰積羽沉舟羣輕折軸衆口鑠金積毀銷骨莊生曰三人成虎十夫揉椎衆口所移毋翼而飛雜言曰百人操鑹不可為固結千人謗獄不可為直辭萬人比非不可為顯士中山靖王曰夫衆喣漂山聚蟁成靁朋黨執虎十夫橈椎是以文王拘於羑里孔子阸於陳蔡此乃烝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也夫音扶公族不正則法令不行股肱不正則姦邪興起趙奢行之平原趙奢傳曰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租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説曰君於趙為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

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彊國彊則趙固而君為貴戚豈輕於天下耶平原君以為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太平民富而府庫實

范雎行之穰侯

范雎傳曰范雎日益親復說用數年矣因請閒說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令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政適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齒管齊射王股擢王筋縣之於廟梁宿

昔而死李兊管趙囚主父於沙丘五日而餓死今臣聞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兊之類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妒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為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是王獨立於朝臣竊為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昭王聞之大懼曰善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秦王乃拜范雎為相收穰侯之印使歸陶國使縣官給車牛以徙千乘有餘到關關閱其寶器寶器珍怪多於王室秦封范雎以應號為應侯

二國治而兩家全故君過而臣正上非而下譏大臣正縣令何肯不反諸己而行（去聲）非於人執政之大失也夫（音扶）屈原之沈淵遭子椒之譖也

雜事篇曰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大夫有博通之知清潔之行懷王用之秦欲吞滅諸侯并兼天下屈原為楚東使於齊以結強黨秦國患之使張儀之楚貨楚貴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屬上及令尹子蘭司馬子椒內賂夫人鄭袖共譖屈原屈原遂放於外乃作離騷張儀因使楚絕齊許謝地六百里懷王信左右之姦謀聽張儀之邪說遂絕強齊之大輔楚既絕齊而秦欺以六里懷王大怒舉兵伐秦大戰者數秦兵大敗楚師斬首數萬級秦使人願以漢中地謝懷王不聽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曰以一儀而易漢中地何愛儀請行遂至楚楚囚之上官大夫之屬共言之王王歸之是時懷王悔不用屈原之策以至於此於是復用屈原屈原使齊還聞張儀巳去大為王言張儀之罪懷王使人追之不及後秦嫁女于楚與懷王歡為藍田之會屈原以為秦不可信願勿會羣臣皆以為可會懷王遂會果見囚拘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懷王子頃襄王亦知羣臣諂誤懷王不察其

罪反聽羣讒之口復放屈原屈原疾闇主亂俗汶汶嘿嘿以是為非以清為濁不忍見于世將自投于淵漁父止之屈原曰世皆醉我獨醒世皆濁吾獨清吾獨聞之新浴者必振衣新沐者必彈冠又惡能以其泠泠更事之嘿嘿者哉吾寧投淵而死遂自投湘水汨羅之中而死

管子得行其道鮑叔之力也

韓非子曰管仲鮑叔相謂曰君亂甚矣必失國齊國之諸公子其可輔者非公子糾則小白也與子人事一人焉先達者相收管仲乃從公子糾鮑叔從小白國人果弒君小白先入為君魯人拘管仲而效之鮑叔言而相之故諺曰巫咸雖善祝不能自祓也秦醫雖善除不能自彈也以管仲之聖而待鮑叔之助此鄙諺所謂虜自賣裘而不售士自譽便而不信者也詩傳曰鮑叔薦管仲曰臣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寬惠柔愛臣弗如也忠信可結於百姓臣弗如也制禮約法於四方臣弗如也決獄折中臣弗如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士卒勇臣

弗如也齊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為上卿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管仲對曰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國市租一年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親桓公立以為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尊賢篇曰管仲桓公之賊也鮑叔以為賢於己而進之為相七十言而說乃聽遂使桓公除報讐之心而委國政焉桓公垂拱無事而朝諸侯鮑叔之力也

今不覩鮑叔之力而見汨羅之禍雖欲以壽終惡音烏其能得乎

遵道第二十三

大夫曰御史御史未應謂丞相去聲史曰文學結髮學

語服膺不舍辭若循環轉若陶鈞結髮猶言總角少時也循環言其旋繞往來無窮也陶家名轉者為鈞葢取周回均調之義也文繁於春華無効於抱風飾虛言以亂實道古以害今從之則縣官用廢虛言不可實而行之不從文學以為非也衆口囂囂不可勝音升聽諸卿都大夫曰久矣通先古明當世今將何從而可矣丞相史進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所由不同俱歸於伯音霸而必隨古不革襲音集故不改是文質不變而椎車尚在也齊俗訓曰昔齊桓公合諸

侯以乘車退誅於國以斧鉞晉文公合諸侯以革車退行於國以禮義桓公前柔而後剛文公前剛而後柔然而令行乎天下權制諸侯鈞者審於勢之變也韓非子曰古者寡事而備簡樸陋而不盡故有珧銚而推車者古者人寡而相親物多而輕利易讓故有揖讓而傳天下者然則行揖讓高慈惠而道推仁厚皆推政也處多事之時用寡事之器非智者之備也當大爭之世而循揖讓之軌非聖人之治也故智者不乘推車聖人不行推政也故或作之或述之然後法令調於民而器械便於用也孔對三君殊意晏子相去聲三君異道非苟相反所務之時異也韓非子曰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魯哀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選賢齊景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節財三公出子貢

問曰三公問夫子政一也夫子對之不同何也仲尼曰葉都大而國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魯哀公有大臣三人外障距諸侯四鄰之士內比周而以愚其君使宗廟不掃除社稷不血食者必是三臣也故曰政在選賢齊景公築雍門為路寢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賜者三故曰政在節財漢武帝曰五帝不相復禮三代不同法所緣殊路而建德一也蓋孔子對定公以徠遠哀公以論臣景公以節用非期不同所急異務也臣瓚曰論語及韓子皆言葉公問政於孔子孔子答以悅近徠遠今云定公與二書異

晏嬰傳曰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語不及之即危行國有道即順命無道即銜命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晏子春秋曰梁丘據問晏子曰子事三君君不同心子俱從焉仁人固多心乎對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

不可以事一君王恢曰五帝不相同樂三王不相襲禮者非故相反也各因世之宜也教與時變備與敵化守一而不易不足以子民公卿既定大業之路建不竭之本願無顧細故之語牽儒墨論也

文學曰師曠之調五音不失宮商聖王之治世不離去聲仁義故有改制之名無變道之實修務訓曰昔晉平公令官為鍾鍾成而示師曠師曠曰鍾音不調平公曰寡人以示工工皆以為調而以為不調何也師曠曰使後世無知音者則已若有知音者必知鍾之不調故師曠之欲調鍾也以為後之有知音者也陳元曰夫明者獨見不惑於朱紫聽者獨聞不謬於清濁故離朱不為巧眩移目師曠不為新聲易耳董仲舒曰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

抹溢扶衰所衰之變然也故孔子曰亡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上自五帝下及三王莫不明德教謹庠序崇仁義立教化此百世不易之道也殷周因修而昌秦王變法而亡主術訓曰今夫權衡規矩一定而不易不為秦楚變節不為吳越改容常一而不邪方行而不流一日刑之萬世傳之而以無為為之故國有亡主而世無廢道人有困窮而理無不通語曰家有常業雖饑不餓國有常法雖危不亡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言法教故沒而存之舉而貫之貫而行之何更為哉牛贇曰國有固籍兵有常經變籍則亂失經則弱故利不百者不變俗功不什者不易器杜摯曰法古無過修禮無

鄧甘龍曰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法而動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

丞相去聲史曰說西施之美無益於容道堯舜之德無益於治寰宇記曰西施施其姓也會稽諸暨縣有東施家西施家越王於苧蘿山得採薪之女西施飾以羅縠教以行步習於士城臨於都巷三年學服而獻吳王吳得西施為築姑蘇臺說山訓曰畫西施之面美而不可說規孟賁之目大而不可畏令文學不言所為治而言以治之無功猶不言耕田之方美富人之囷音悃倉也夫音扶欲粟者務時欲治者因世趙武靈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觀時而制法因事而制禮法度制令各

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理世不一其道便國不必法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故聖與俗流賢與變俱諺曰以書為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

故商君昭然獨見存亡不可與世俗同者為其沮功而多近也庸人安其故而愚者果所聞

衛鞅曰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言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以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

故舟車之沿使民三年而後安之商君之法立然後民信之

呂氏春秋曰舟車之始見

也三世而後安之夫開善豈易哉故聽無事治衛鞅傳曰孝公既用衛鞅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也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於民朞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鬬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

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權文學可令扶繩循刻非所與論道術之外也

文學曰君子多聞闕疑述而不作聖達而謀大叡音銳知去聲而事寡是以功成而不隳名立而不頓小人知去聲淺而謀大羸音縲弱而任重故中道而廢蘇秦商鞅是也汜論曰蘇秦匹夫徒步之人也鞮蹻羸蓋經營萬乘之主服諾諸侯然不自免於車裂之患蔡澤曰商君爲孝公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教民耕戰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功已成矣遂以車裂無先王之法非聖人之道而因於已故亡易曰小人處盛位雖高必崩不盈其道不恒其德而能以善終身未之有也是以初登于天後入于地禹之治水也

民知其利莫不勸其功商鞅之立法民知其害莫不畏其刑

河間獻王曰禹稱民無食則我不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人則我不能勸也故疏河以導之鑿江通於九派灑五湖而定東海民亦勞矣然而不怨苦者利歸於民也衛鞅傳曰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謂曰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為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駿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效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為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為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

之士養老存孤敚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故夏后功立而王去聲商鞅法行而亡商鞅有獨智之慮世不獨見之證文學不足與權當世亦無負累之殃也

論誹第二十四

丞相去聲史曰晏子有言儒者華於言而寡於實繁於樂音洛而舒於民久喪以害生厚葬以傷業禮煩而難行道迂而難遵稱往古而言訾音紫當世賤所見而貴

所聞比人本狂以巳為拭此顏異所以誅黜而狄山死於匈奴也平準書曰初異為濟南亭長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張湯既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張湯又與異有郤及人有告異以他議事下張湯治異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脣湯奏當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以此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張湯傳曰匈奴來請和親羣臣議上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兵者凶器未易數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孝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兵矣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者數月吳楚巳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實今自陛下舉兵擊匈奴中國以空虛邊民大困貧由

此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若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肉使藩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為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間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障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以後羣臣震慴處其位而非其朝音潮生乎世而訕其上終以被戮而喪其軀此獨誰為負其累而蒙其殃乎

文學曰禮所以坊古防字淫樂所以移風禮興樂正則刑罰中故堤古隄字坊古防字成而民無水菑禮義立民無亂

患故禮義壞堤古隄字坊古防字決所以治者末之有也防古本作坊坊以畜水亦以障水者也坊記曰子言之君子之道譬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為之坊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傳曰在天者莫明乎日月在地者莫明於水火在人者莫明乎禮義故日月不高則所照不遠水火不積則光炎不博禮義不加乎國家則功名不白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故禮之所為作非以害生傷業也威儀節文非以亂化傷俗也治國謹其禮危國謹其法賈生曰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

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絶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辠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敺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敺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昔秦以武力吞天下而斯高以妖孽累其禍廢古術隳（音灰）舊禮專任刑法而儒墨既喪焉塞士之塗壅人之口道諛日進而上不聞其

過此秦所以失天下而殞音允社稷也賈山曰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云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路溫舒曰昔秦之時滅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謂之誹謗謁過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胷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故聖人為政必先誅之為巧言以輔非而傾覆國家也今子安取亡國之語而來乎夫音扶公卿處其位

不正其道而以意阿色順風疾小人諓諓音淺面從以成人之過也諓諓善言也又乃巧也故知言之死不忍從苟合之徒是以不免於縲力追反絏息列反悲夫音扶縲黑索也絏攣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攣罪人也

丞相去聲史曰檀柘而有鄉雈音丸葦音妻而有藂通作叢言物類之相從也說林訓曰橘柚有鄉雈葦有叢獸同足者相從游鳥同翼者相從翔齊策曰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

胡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之罣黍梁父之陰則郄車而載耳夫物各有疇今兕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兕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兕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故湯興而伊尹至不仁者遠矣未有明君在上而亂臣在下也鶡冠子曰伊尹酒保立為世師尊賢篇曰聲聞則處異而相應德合則未見而相親李康曰運之所隆必生聖明之君聖明之君必有忠賢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親也不介而自親唱之而必和謀之而必從道德玄同曲折合符得失不能疑其志讒構不能離其交然後得成功也今先帝躬行仁聖之道以臨海內招舉俊才賢良之士唯仁是用誅逐亂臣不避所親務以求

賢而簡退不肖猶堯之舉舜禹之族殛鯀放驩兜也而曰苟合之徒是則主非而臣阿是也

班固曰漢承百王之獘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於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之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藝遂疇咨海內舉其俊乂與之立功興大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作禮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國典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尊賢篇曰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榮名者必尊賢而下士易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又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夫明王之施德而下下也將懷遠而致近也夫朝無賢人猶鴻鵠之無羽翼也雖有千里之望猶不能致其意之所欲至矣是故游江海者託於船致遠道者託於乘欲霸王者託於賢子路問於孔子曰治國何如孔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范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其亡何也曰范

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也賤不肖而不能去也賢者知其不已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賤己而讐之賢者怨之不肖者讐之怨讐並前中行氏雖欲無亡得乎

文學曰皋陶對舜在知人惟帝其難之洪水之災堯獨愁悴而不能治得舜禹而九州寧故雖有堯之明君而無舜禹之佐則純德不流班固曰公輸愛其斧故能刻其巧明主貴其士故能成其治良匠度其材而成大廈明主器其士而建功業王槃曰振鷺雖材非六翮無以翔四海帝王雖賢非良臣無以濟天下春秋刺有君而無臣先帝之時良臣未備故邪臣得間音諫堯得舜禹而鯀殛驩兜誅趙簡子得叔向而盛

青肩詘語曰未見君子不知偽臣詩云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胡公切此之謂也

丞相去聲史曰堯任鯀驩兜得舜禹而放殛之以其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人君用之齊民而顔異濟南亭長也先帝舉而加之高位官至上卿狄山起布衣為漢議臣處舜禹之位執天下之中不能以治而反坐訕上故驩兜之誅加而刑戮至焉賢者受賞而不肖者被刑固其然也文學何怪焉

文學曰論者相扶以義相喻以道從善不求勝服義不恥窮若相迷以偽相亂以辭相矜於後息期於苟勝非其貴者也傳曰孔子過康子子張子夏從孔子入坐二子相與論終日不決子夏辭氣甚隘顏色甚變子張曰子亦聞夫子之議論邪徐言誾誾威儀翼翼後言先默得之推讓巍巍乎蕩蕩乎道有歸矣小人之論也尃意自是言人之非瞋目扼腕疾言噴噴口沸目赤一幸得勝疾笑嗌嗌威儀固陋辭氣鄙俗是以君子睽之也夫音扶蘇秦張儀熒惑諸侯傾覆萬乘去聲使人主失其所持非不辯然亂之道也泰族訓曰百川並流不注海者不為川谷趨行蹐馳不歸善者不為君子故善言歸乎可行善行歸乎仁義田子方段干木輕爵祿而重其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

累形李克竭股肱之力領理百官輯穆萬民使其君生無廢事死無遺憂此與行而歸於善者張儀蘇秦家無常居身無定君約縱橫之事爲傾覆之謀濁亂天下撓滑諸侯使百姓不遑起居或縱或橫或合衆弱或輔富强此與行而歸於醜者也故君子之過也猶日月之蝕何害於明小人之可也猶狗之晝吠鴟之夜見何益於善夫知者不妄發擇善而爲之計義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賴也身死而名足稱也雖有知能必以仁義爲之本然後可立也

子疾鄙夫之不可與事君患其聽從而無所不至也今子不聽正義以輔卿相去聲又從而順之好去聲須史之說不計其後君子之爲人吏宜受上戮子姑默矣

孝養第二十五

丞相(去聲)史曰蓋聞士之居世也衣服足以勝身食飲足以供親内足以相卿外不求於人故身脩然後可以理家家治然後可以治官故飯(上聲)⿱艹姧(音奸)糲(音⿰米来)者不可以言孝(⿱艹姧蔬菜也孟康曰糲粗米也張晏曰一斗粟七升米為糲)妻子饑寒者不可以言慈緒業不備者不可以言理居斯世行斯身而有此三累者斯亦足以默矣(韓嬰曰曾子仕於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時曾子重其祿而輕其身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懷其寶而迷其國者不可以語仁窘其身而約其親者不可與語孝任重道遠者不擇地而息家貧

親老者不擇官而仕故君子釋褐趨時當務爲急傳云不逢時而仕任事而敦其慮爲之使而不入其謀貧焉故也詩曰夙夜在公實命不同

大學曰善養（去聲）者不必芻豢也善供服者不必錦繡也韓非子曰糟糠不飽者不務梁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繡以己之所有盡事其親孝之至也故匹夫勤勞猶足以順禮歠（音撤）菽飲水足以致其敬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椁稱其財斯之爲禮孔子曰今之孝者是爲能養（去聲）不敬何以別乎故上孝養（去聲）志其次養（去聲）色其次養（去聲）體貴其禮

不貪其養禮順心和養去聲雖不備可也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為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為孝乎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也反質篇曰信鬼神者失謀信日者失時何以知其然夫聖賢周知能不時日而事利敬法令貴功勞不卜筮而身吉謹仁義順道理不禱祀而福故卜數擇日絜齋戒肥犧牲飾珪璧精祠祀而終不能除悖逆之禍以神明有知而事之乃欲背道妄行而以祠祀求福神明必違之矣天子祭天地五嶽四瀆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士祭門户庶人祭其先祖聖王承天心制禮分也凡古之卜日者將以輔道稽疑示有所先而不敢自專也非欲以顛倒之惡而幸安全之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是以泰山終不享季氏之旅易稱東鄰殺牛不

如西鄰之禴祭蓋重禮不貴牲也敬實而不貴華誠有其德而推之則安往而不可是以聖人見人之文必考其質

故富貴而無禮不如貧賤之孝悌閨門之內盡孝焉閨門之外盡悌焉朋友之道盡信焉三者孝之至也居家理者非謂積財也事親孝者非謂鮮肴也亦和顏色承意盡禮義而已矣

曲禮曰貧者不以貨財為禮老者不以筋力為禮祭義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

丞相(去聲)史曰八十曰耋七十曰耄耄食非肉不飽衣

非帛不煖故孝子曰甘毳（吹去聲）以養（去聲）口輕煖以養（去聲）體曾子養（去聲）曾晳必有酒肉無端絻（音問）雖公西赤不能以為容無肴膳雖閔曾不能以卒養（去聲）禮無虛加故必有其實然後為之父子與其禮有餘而養（去聲）不足寧養（去聲）有餘而禮不足夫（音扶）洗爵以盛水升降而進糲（音辣）禮雖備然非其貴者也

文學曰周襄王之母非無酒肉也衣食非不如曾晳也然而被不孝之名以其不能事其父母也（春秋曰天王出居於鄭左

傳曰冬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汜敢告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鄢父告于秦天子無出書曰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天子凶服降名禮也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汜而後聽其私政禮也公羊傳曰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曾子曰是王也不能乎母者其諸此之謂與

君子重其禮小人貪其養去聲夫音扶嗟來而招之投而與之乞者猶不取也

雜事篇曰齊大飢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接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餓者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此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君子苟無其禮雖美不食焉故禮主人不親饋則

客不祭是饋輕而禮重也坊記曰子云敬則用祭器故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寔受其福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以此示民民猶爭利而忘義齊俗訓曰禮豈不足以放愛而誠心可以懷遠故公西華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曾參之養親也若事嚴主烈君其於養一也

丞相去聲史曰孝莫大以天下一國養去聲次祿養去聲下以力故王公人君上也卿大夫次也夫音扶以家人言之有賢子者當路於世者高堂邃音遂宇安車大馬衣輕去聲煖食甘毳吹去聲無厭者褐衣皮冠窮居陋巷有

旦無暮食䶥音奸糲音辣者蕈茹膢音婁又音劉臘而後見肉

漢儀注立秋貙膢蘇林曰貙虎屬常以立秋日祭獸王者亦以此日出獵還以祭宗廟故有貙膢之祭也蔡邕獨斷曰臘者歲終大祭縱吏民宴飲風俗通曰按韓子書山居谷汲者膢臘而買水楚俗常以十二月祭飲食也又曰嘗新始殺也食新曰貙膢按禮傳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爲臘臘者獵也言田獵取獸以祭祀其先祖也或曰臘者接也新故交接故大祭以報功也漢家火行衰於戌故曰臘也

審老親之腹非唐園唯菜是䶥音成夫音扶䶥音奸糲音辣乞

者所不取而子以養去聲親雖欲以禮非其貴也

文學曰無其能而竊其位無其功而有其祿雖有富貴

由通作猶蹠音卒蹻音脚之養也高臺極望食案方丈而不可謂孝老親之腹非盜囊也何故常戚音戚不道之物詩傳曰田子為相三年歸休得金百鎰奉其母母曰子安得此金對曰所受俸禄也母曰為相三年不食乎治官如此非吾所欲也孝子之事親也盡力致誠不義之物不入於館為人子不可不孝也子其去之田子愧慙走出造朝還金退請就獄王賢其母說其義即舍田子罪令復為相以金賜其母詩曰宜爾子孫繩繩兮夫音扶取非有非職財入而患從之身且死禍殃安得膢音婁而食肉曾參閔子無卿相去聲之養去聲而有孝子之名尸子曰曾子每讀喪禮泣下霑襟常以一夕五起視衣之厚薄枕之高卑曾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故孝欲養而親不

侍是故椎牛而葬不如雞豚之逮親存也初吾為吏祿不及釜尚欣欣而喜者非以為多也樂其逮親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尺車嘗百乘然猶北嚮而泣涕者非為賤也悲不逮吾親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姚賈曰曾參孝其親天下願以為子子胥忠於君天下願以為臣劉向曰閔子騫兄弟二人母死其父更娶復有二子子騫為其父御車失轡父持其手衣甚單父則歸呼其後母兒持其手衣甚厚溫即謂其婦曰吾所以娶汝乃為吾子今汝欺我去無留子騫前曰母在一子單母去四子寒其父默然故曰孝哉閔子騫一言其母還再言三子溫

周襄王富有天下而有不能事父母之累夏侯勝曰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鄭繇不孝出之絕之於天下也

故禮非而養去聲豐非孝也京困丘倫反而以養去聲非孝也

曾子曰亨孰𤯝鄰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卒為難父母既没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

丞相去聲史曰上孝養去聲色其次安親其次全身往者陳餘背漢斬於泜音止水伍被邪逆而夷三族近世主父偃行不軌而誅滅呂步舒弄口而見戮陳餘傳曰漢二年東擊楚使告趙欲與俱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求人類耳者斬其頭遺餘餘乃遣兵助漢漢敗於彭城西餘亦聞耳詐死即背漢漢遣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餘泜水上伍被傳曰伍被為淮南王安畫謀反

計後事發覺被詰吏自告與淮南王謀反蹤跡如此天子以伍被雅辭多引漢美欲弗誅張湯進曰被首為王畫反計罪無赦遂誅被主父偃傳曰元朔中上拜偃為齊相至齊乃使人以王與姊奸事動王王以為終不得脫恐效燕王論死乃自殺上聞大怒迺徵下吏治偃服受諸侯金實不劫王令自殺上欲勿誅公孫弘爭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為郡入漢偃本首惡非誅偃無以謝天下乃遂族偃董仲舒傳曰呂步舒者仲舒弟子也行身不謹誅及無罪之親由此觀之虛禮無益於己也文實配行禮養去聲俱施然後可以言孝孝在於質實不在於飾貌全身在於謹慎不在於馳語也

文學曰言而不誠期而不信臨難去聲不勇事君不忠不孝之大者也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烖及於親敢不敬乎孟子曰今之士今之大夫皆罪人也皆逢其意以順其惡今子不忠不信巧言以亂政導諛以求合若此者不容於世春秋曰士守一不移循理不外援共音供其職而已故卑位而言高者罪也言不及而言者傲也有詔公卿與斯議而空戰口也

鹽鐵論卷六

謹案卷五第四頁後二行虞氏富樂之日久矣刊
本氏富訛世審據列子改
第十頁後四行長衣官之也按此五字疑是舊注
刊本訛入正文
第十二頁後八行為太子少傅刊本少訛太據史
記改
第十四頁後一行游齊諸子間刊本子訛生按漢
書顏師古注云諸子諸侯王子今據改

第十四頁後三行諸侯賔客多厭之刋本侯訛公據漢書改

第十四頁後五行故倒行暴施之按漢書暴作逆

第十八頁後八行庚子之旦刋本庚訛庾據文選注改

第十九頁後三行祓以爟火刋本爟訛灌今改

第二十頁後七行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刋本尋作操討作伐並據左傳改

第二十一頁前一行宋秉曰刋本秉訛哀據後漢

書改

第二十六頁前四行醢梅伯刋本梅訛海箕子執

囚為奴刋本脫箕子二字並據韓詩外傳改增

卷六第一頁後二行宰我秉事有寵于齊按左傳

闞止字子我非孔門之宰我也此以字相同而

誤

第二頁後四行宋襄公知孔父之賢按說苑襄公

作殤公

第二頁後五行魯莊知季友之賢刋本友訛有據

左傳改

第三頁前五行使宋殤蚤任孔父按說苑此下當

有魯莊素用季子六字此誤脫

第三頁後二行石乞壺黶攻子路按壺黶左傳作

盂黶論語隱義作狐黶俱與此異

第五頁後四行東國之桃也刋本國訛園據戰國

策改

第十頁後六行解紵衣以冪之刋本紵訛貯據戰國策改

第十四頁後二行吾獨聞之按獨字疑行

第十五頁後八行而椎車尚在也按椎輪為大路之始故曰文質不變而椎車當在註引韓非子椎車誤

第十六頁後七行國有道即順命刋本命訛行據

史記改

第十七頁前五行無變道之實刋本道訛通據漢書改

第二十一頁前三行而其皮薦反四十萬刋本萬訛餘據史記改

第二十一頁前五行不入言而腹誹論死刋本腹訛腸據史記改

第二十一頁前七行景帝往来兩宮間按漢書兩

宮作東宮

第二十三頁前五行謁過謂之妖言按漢書謁作

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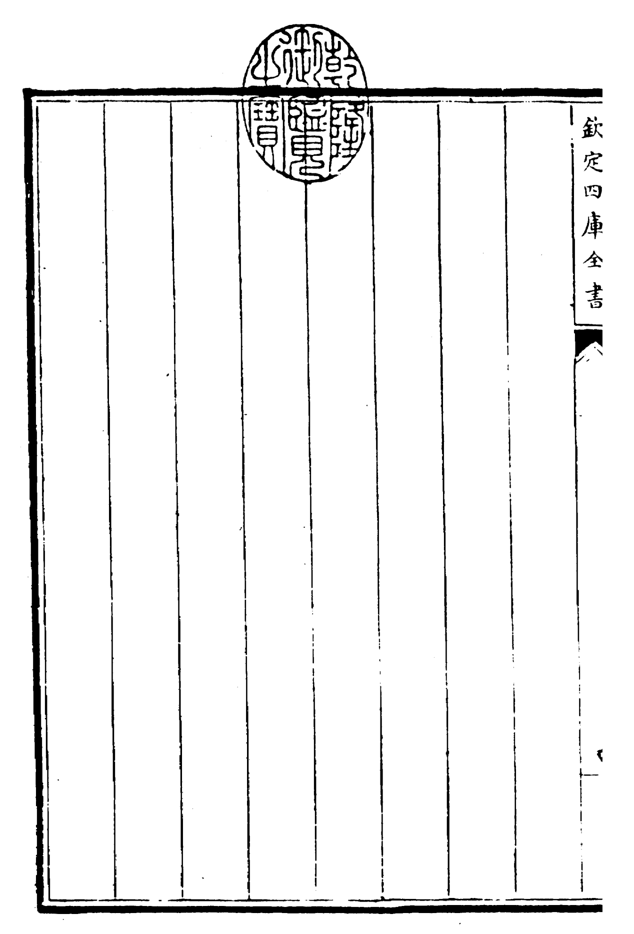
第二十五頁前八行趙簡子得叔向按左傳昭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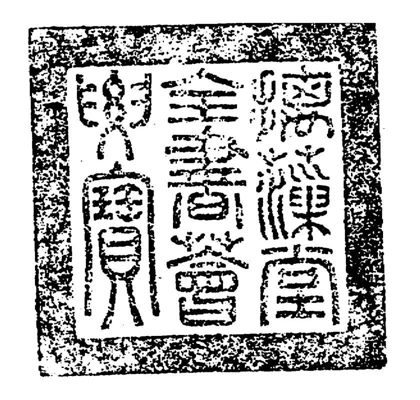
二十九年趙鞅始見于傳是時羊舌氏滅已二

年矣叔向與趙文子同時此誤

第二十九頁後六行蒙袂接屨按檀弓作蒙袂輯

屨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李學錦

謄錄監生臣王會燕